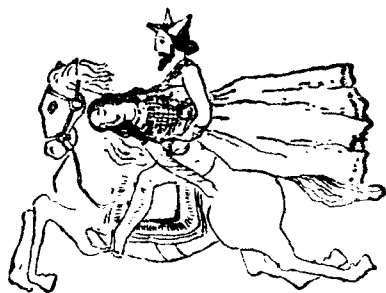




阿爾明尼亞民間故事

哈哈特良茨著

時代出版社



阿爾明尼亞民間故事

哈恰特良茨著

任溶溶譯

時代出版社

一九五三年·北京

阿爾明尼亞民間故事 28開 95千字

著者：哈 恰 特 良 茨

譯者：任 洛 洛

出版者：時 代 出 版 社

(北京東四鐘聲胡同十四號)

發行者：新 華 書 店

印刷者：公 益 印 刷 廠

裝訂者：源 豐 裝 訂 所

8,001—23,020冊

1949年4月上 海 初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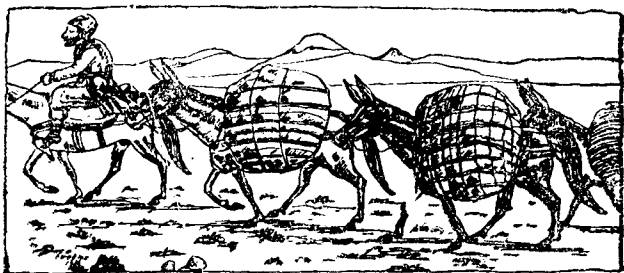
定價7,200元

1953年12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目 錄

跛脚的人、沒有鬍子的人和獨眼的人	三
聰明的亞羅	一二
奧熙克	二二
會講話的魚	三二
「胡里·派里」鳥兒	四〇
勇士那扎爾	五七
基柯斯的死	七〇
主人和工人	七六
魔戒指	八四

阿娜依特	九一
紅色的母牛	一一五
洛赫曼醫生	一二六
巴箕兀和鮑胡汗	一三六
阿扎藍·別耳花	一四三
阿累格	一七九
沒有尾巴的狐狸	一九八



跛腿的人，沒有鬍子的人

和獨眼的人

從前有一個商人。當他覺得自己快要死的時
候，就把兒子叫來，對他說，

「我的兒子，現在我囑咐你！我死了以後，
你獨自動身去旅行一趟，你可以把貨物高興帶到
那兒，就帶到那兒去，但是千萬別到阿累普那城
去！」

他的父親死後不久，這年青的商人就去見他
母親，說：

「媽媽，我要到阿累普城去。」

「我的孩子，」她回答道，「你不記得你的爸爸囑咐過你不要上那兒去的嗎？」

「我知道，可是我一定要去一趟，」年青人說，原來他聽說「山寨」木在那兒可以賣高價錢。

於是他買了許許多多「山寨」木，分別裝了四十隻驢子，就動身走了。他走了許多天，在最後一天的傍晚，遠遠的看見了阿累普城。有幾個人從客棧裏跑出來迎接他，說道，

「現在進城已經太晚了。市場早已打烊歇夜啦。你在這兒跟我們過一夜，明天早上再進城不是更好嗎？」年青的商人聽了他們的話。

這客棧裏住着三個人：一個是跛腿的，一個是沒有鬚子的，還有一個是獨眼的。這三個人看見這年青的商人帶來了值錢的貨物，就偷了一包把它打開來。他們把一半的「山寨」木扔進火爐，還有一半放在凳子底下堆成一堆。過了一會，他們去和年青商人攀談，請他吃晚飯。

就在吃晚飯的時候，他們問他帶來一些什麼貨物，年青的商人告訴了他們。

「唉，這樣說來，你帶來「山寨」木啦，對不對？」那跛腿的人說。「太糟糕了。瞧，這種東西這兒太多了，我們甚至把它們扔進爐子裏當柴燒。這等於一個人把鹽帶到海裏去嘛！不過不管怎樣，我可以給你七兩金子，買下你所有的貨物，這樣，你既可以收回本錢，並且對於這件買賣也不致於太難受了。」

那年青的商人謝天謝地的答應了。

第二天早晨，他想了一想，說：「我用不着馬上就回去呀。如果家裏的人問起我阿累普城的情形來，我回答些什麼呢，那地方我連到還沒有到過啊？我還是先去觀光一下那城再說吧。」

他走進阿累普城，來來回回地走了好久。最後他走進一個老商人的鋪子。

「你好，陌生人！你是從世界的哪一部份來的？」管店的人問他。

「我是從葉烈萬的派爾比村來的。」

「什麼事情把你帶到這兒來的呀？」

「哎，我只是來看看吧了，」年青的商人說，接着他又問道：

「你們這兒「山寨」木有嗎？」

「你想要多少呢？」

「噢，大約四五百磅吧。」

「不，兄弟，這兒你找不到這許多的！嘿，整個城裏只有五六磅吧了，它要買五十個盧布一磅呢！」

年青的商人聽了這些話，只好暗暗叫苦，於是就把自己怎樣在客棧中被騙的事，告訴了那老頭子。他請求老頭子幫助他把貨物要回來。

「我的孩子，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答應的請求呢。這跛腿的人、沒有鬍子的人和獨眼的人，他們都是有名的壞蛋。他們的所作所爲，無非都是欺騙人。現在唯一能夠替你想辦法的是那邊的一個廚子。你去找他幫忙吧。」

年青的商人就去懇求那廚子。

「請你幫幫我的忙吧！如果你答應的話，你要什麼我可以給你什麼。」

『用不着擔心，兄弟，』廚子回答他說。『這點小事情，我是不要什麼酬報的。今天晚上你回去，只須把耳朵湊在鑰匙孔旁邊聽着。這跛腿的人、沒有鬍子的人和獨眼的人將要跟一位算命先生交談。你仔細聽着，然後照算命先生告訴他們的話做去就是啦。』

那天晚上，這年青的商人把耳朵湊近鑰匙孔。很快這三個人就來了，他們問那算命先生說：

『從葉烈萬來的商人，帶來了四十包「山寨」木，我們出七兩金子把它換來。請你告訴我們，在這筆交易上我們可以賺多少錢呢？』

『你們必須小心對付這個從葉烈萬來的人才好；這是一個非常機警的傢伙，他跑的地方多得很。他要比你們多懂七倍的東西呢。假如他說：「我不要你們的金子了，給我七兩跳蚤代替吧！」那末你們到哪兒去找到這許多跳蚤呀？」算命先生回答說。

年青的商人第二天早晨就去看首相。

「我在這兒待了十天，現在要離開這個城市了，」他說。「我有四十包貨物放在客棧裏。請你通知買主把錢付給我吧！」

首相馬上把跛腿的人、沒有鬍子的人和獨眼的人叫來，命令他們立刻付清商人的帳款。

「我們講好付他七兩金子的；他隨時都可以來問我們要呀。」

「噢不，我不要什麼金子了；金子我有不少啦。給我足量的七兩跳蚤吧，我要三兩雄跳蚤、四兩雌跳蚤！」

這三個人只好去找尋跳蚤，可是他們找不到足夠的跳蚤。因為他們一面捉，捉到的跳蚤却一面逃。最後他們明白過來，這件工作是白費的，於是用錢去賄賂一個城裏的人，對他說：

「你去跟那從葉烈萬來的商人交朋友，設法探出他的底細——去打聽他的父親叫什麼名字，他的親戚是那些人吧。」

那人就去釘這年青商人的梢，跟着他走進一家酒店裏去喝酒。他坐在年青的商

人旁邊，同樣叫了酒，却舉起了酒杯來祝賀他說：「兄弟，爲你的健康乾杯！」

這樣，他們就攀談起來了，那人探聽到了一切他所要知道的事情。就離開酒店，去找那獨眼的人，把話全告訴了他。

第二天，獨眼的人在街上碰見了年青的商人，就說，

「你早，親愛的馬台羅！你的親戚怎樣啦？」接着他一個個的舉出這些親戚們的名字。

年青的商人愣住了。

「我想找你已经好久啦，」獨眼的人接下去說。「至少上帝已經把我們拉在一起了！你記不得我了吧？當然囉，可是你才生下來的時候，我恰巧在你家裏。你知道嗎？你生下來的時候是只有一隻眼睛的，那時我把自己的一隻挖出來給你了！」

接着，獨眼的人就忽忽忙忙地去見首相。

「當葉烈萬的馬台羅生下來的時候，我是他們家裏的僕人，」他說。「他生下來的時候只有一隻眼睛，因此我挖了自己的一隻給他。我一直缺少一隻眼睛，可是

現在我希望把它要回來了！」

首相把馬台羅叫來，問他說：

「你認識這個人嗎？」

「我記不得他了，」馬台羅答道：「可是他彷彿認識我家裏所有的人呢。他一定在我們的家裏住過的。」

「他說你的一隻眼睛是他的，要把它討回去了。你就還給他吧！」

商人請求首相許他延遲一天交還，一面又走去和那老商人商量。那老商人仍舊吩咐他到廚子那兒去。

「他是唯一能夠幫助你的人；除了他，再也沒有別的人了！」

他於是又到廚子那兒去了，廚子叫他不要擔心，仍舊在晚上當跛腿的人、沒有鬍子的人和獨眼的人跟算命先生商量的時候，再到鑰匙孔邊去偷聽。

馬台羅就照他的話去做了，他聽見他們說：

「現在那個從葉烈萬來的商人，他一個子兒也休想從我們這兒拿走了！他一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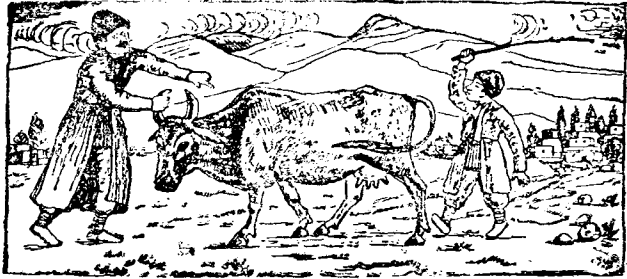
見自己將失去一隻眼睛，就逃走也來不及啦！」

『一點也不，』算命先生說。『他會說，「好吧，把我的一隻眼睛拿去吧，可是，同時也挖出你的一隻眼睛來。讓我們秤秤看——如果秤起來重量一樣的話，那末就讓獨眼的人把兩隻全拿走得啦！」』

第二天，當跛腿的人、沒有鬍子的人、獨眼的人聽見馬台羅對首相說出同樣的話時，就嚇得溜走了。

直到現在，他們一聽見馬台羅這個名字，還會嚇得發抖。

但是馬台羅呢，却很成功地揭破了這三個無賴的騙局，把貨物賣了一個好價錢，又給了那個聰明的廚子一包「山寨」木作爲酬報，他非常開心地起程回家了。



聰明的亞羅

從前有一個城，裏面住着三個沒有鬍子的人。他們每天到路上去作弄所碰見的農夫。有一天，一個名叫亞羅的農夫，吩咐他的小兒子進城去賣牛。

「喂，當心點——我們的母牛非三個金元不賣，因為她的牛奶太好了！」亞羅對他的兒子說。

亞羅的兒子把牛往城裏趕。半路上他碰見了一個沒有鬍子的人。

『早哇，小弟弟！』那人說。『你要去賣掉這小牛嗎？』
『你早，』孩子答道。『你說小牛是什麼意思呀？這不是小牛；這是一隻很好的奶牛！』

『真的是母牛嗎！』沒有鬍子的人冷笑道，『哼，什麼母牛，還不是一隻小
牛！你聽着，如果你當真想把牠脫手，我可以給你三十個庫羅史！』

『開玩笑嗎？你？』孩子說着，繼續把牛向城裏趕。

走了不遠，他碰見另外一個沒有鬍子的人。

『把你那小牛賣給我吧，』那人說。

『這是母牛，不是小牛！』那孩子反駁他說。

『別叫我發笑了！』沒有鬍子的人說。『我出比任何人要多的價錢，四十個庫
羅史怎麼樣？如果你不答應，你會懊悔的。我看得出你很窮，因此我可憐你！』

『不，』孩子說，依舊把牛往城裏趕。

最後他來到城門口。第三個沒有鬍子的人向他迎面走上來。

「把你那小牛賣給我吧！」

「可是這是母牛呀……」孩子反駁得有點兒含糊了。

「不，這只是小牛吧了，」沒有鬍子的人固執地說。「你以為我會騙你嗎！把小牛給我吧，我可以比任何人多出你價錢，我給你四十五個庫羅史怎麼樣！」

「這是什麼道理呢？」孩子遲疑起來了。「我碰見的人都說牠是小牛，不是母牛……照這樣看起來，也許他們是對的吧！」

因此他就說。

「好吧，把錢給我！」

他拿了錢就回家了。

「爸爸，你爲什麼告訴我說牠是母牛呀？我碰見的人，大家都說牠是小牛嘛——因此我把牠賣了一個很好的價錢，四十五個庫羅史！」

「你瘋了嗎？」爸爸嚷道。「快告訴我到底是誰欺騙了你！」

「我不知道他們是誰，爸爸。他們一共三個人，都是沒有鬍子的。」

「啊哈，又是沒有鬍子的壞蛋，哼！」亞羅說。「讓我去教訓他們一頓。」

這位亞羅是一個好人，並且還是一個聰明人，可是他沒有錢。因此就去問鄰居借錢。

「借三塊金圓給我好嗎？」

鄰居把錢借給了他。亞羅回到家裏，拉出他的驢子，把牠往城裏趕去。當他一眼看見三個沒有鬍子的人當中的一個正在路旁等着，他就把金圓塞進驢子尾巴的毛裏。他走到那人面前，用棍子頂頂驢子的身體。驢子把尾巴一揮，一個金圓落下來了。亞羅滿不在乎地檢起金圓，塞進口袋裏去。沒有鬍子的人在他後面追上來。

「兄弟，把你那驢子賣給我吧！」

「不，老朋友，那驢子是無價之寶，就算把你祖宗七代聚在一起，你們也湊不夠錢來買它！」

亞羅繼續向前走。當他碰到第二個沒有鬍子的人，他再頂頂驢子的肋骨，另外一個金圓從牠的尾巴上落下來了。後來他碰到第三個沒有鬍子的人，他也照樣做了一遍。

他們三個人都從他後面追上來了，他們同聲叫他：

「兄弟，停一停！把你的驢子賣給我們吧！把你的驢子賣給我們吧！」

「你們瘋了嗎？」亞羅說：「你們哪兒來這許多錢買我的驢子呀？你們瞧——

我只能這麼辦：把牠租給你們二十四個鐘頭。可是不能夠超過二十四個鐘頭啊！」

他們於是討論起價錢來了。最後亞羅讓他們出八千個庫羅史的租費租那驢子。

第一個沒有鬍子的人把驢子帶回家去。他把牠餵了好幾個鐘頭，可是那驢子什麼金圓也沒有生出來。輪到他的同伴來領驢子的時候，那人對他一聲也不響。他的同伴們同樣也沒有得到什麼金子。

「那流氓亞羅！」他們一齊嚷道。「他騙了我們，把我們的錢騙走了。」

正在這時候，亞羅已經回到家裏，打算進一步應該怎麼辦。他知道擺脫這三個

沒有鬍子的傢伙很不容易，因此他用五個金圓去買了兩隻活兔子。現在他有錢啦。他把金圓放在右邊口袋裏，銀圓放在左邊口袋裏。

他把兔子帶回家來，對他的妻子說：

「我現在就到田裏去。一隻兔子你藏在屋子裏，另外一隻我帶去。待會兒沒有鬍子的人到這兒來找我，你就叫他們到田裏去，然後準備二十盤好菜。我想作弄他們一番。」

不久那三個沒有鬍子的人果真來了，他們吵着說：

「那無賴亞羅在哪兒？他叫我們破產了！」

「他在田裏工作，」亞羅的妻子答道。

他們忽忽忙忙到田裏去，找到了亞羅，馬上就開火。他們差不多要把他撕成碎片！

「等一等，各位兄弟！」亞羅叫道。「你們不要生我的氣！我把錢還給你們就是了。你們的錢都安安穩穩的存在我家裏。等我把這兒的工作做好，我們就回家。」

好好吃一頓，同時我把錢還給你們。總而言之，我到底還沒有把錢吞下肚子裏去呀！』

接着他從布袋裏拿出兔子，對牠說：

『小兔子，跑回家去，越快越好，告訴我的妻子預備酒菜，給我自己和我的客人大吃一頓！』說着他放走了兔子。

當然囉，兔子有多快跑多快，一直望山上跑，可是沒有鬍子的人還以為牠望亞羅的家裏跑！

接着亞羅回頭對他們說：

『來吧，我們回家吧。家裏有一頓好酒菜等着我們了，等酒醉飯飽以後，我再把錢還給你們。我不過開一個玩笑罷了。我不願意無端拿人家的錢，這一點你們是知道的！』

當他們到了亞羅家中，亞羅就叫他的妻子道。

『太太，快拿東西給我們吃，快！』

他的太太拿出預備好的二十樣小菜，另一隻兔子蹲在旁邊的一個籠子裏。

三個沒有鬍子的人驚奇起來了。他們想：『亞羅的兔子多麼了不起啊！』

『來……我們坐下來好好吃一頓吧。然後我還給你們錢。』亞羅說。

酒菜吃過以後，亞羅叫他的妻子，

『把鑰匙給我拿來，我要去拿他們的錢了！』

他的太太假裝沒有聽見，因此亞羅假裝非常生氣。如果不是客人在那兒的話，

他彷彿就要打他的老婆似的。客人們按住他的氣，說道。

『不要急。我們不要把錢拿回去了。你把你的兔子作價賣給我們，怎麼樣？』

『噢，不！』亞羅說。『兔子我是不打算賣給你們的。你們瞧，我好意把驢子

租給了你們，可是結果你們看怎麼樣啦！現在你們要我把兔子賣給你們了？不，

不，絕對不！』

這三個沒有鬍子的人是非常貪婪的傢伙。他們想：『那一隻有學問的兔子，不但可以把我們付出去的錢撈回來，而且還可以賺一筆錢！』因此他們提出一筆和驢

子數目一樣大的價錢，把錢付掉了，帶了那兔子回家去了。

他們一進城，就把兔子從布袋裏放出來，對牠說：「回家，小兔子，告訴我們的太太給我們準備一頓大菜。」說着他們放走了兔子，牠於是跑開了。

等到他們回到家裏，他們看見什麼東西也沒有給他們預備，因此就打了他們的老婆一頓。他們的老婆說她們沒有看見過什麼兔子，他們這才明白亞羅又作弄了他們。於是趕快回去，可是亞羅又已經預備好對付他們的計策了。

他裝了一小袋血，把它交給妻子，說道：

「沒有鬍子的傢伙等會兒一定要來的。把這袋血掛在你的鬍子上。他們一到這兒，我就吩咐你去拿錢。然後你拒絕，我就假裝非常生氣。你依舊不理我。我拔起刀來假裝殺你。你不要怕，我只刺破那袋吧了，血一流出來，你假裝死去就行！」

「好的，我就這樣做。」妻子同意了。

沒有鬍子的人一進門，亞羅便叫他的妻子，

「快，把錢拿來！」

可是她假裝不理他。

『你沒聽見我的話嗎？我對你說，去把錢拿來！』

『別跟我吵吧，我的鑰匙不曉得放到哪兒去了！』

『我對你說，快些！』

『你幹嗎對我吵？我告訴過你，我失落了鑰匙！』

『馬上把鑰匙找來，要不然我就割斷你的頸子！』

『敢嗎，你這無賴！』

於是亞羅假裝生氣得不得了；他一把拖住他太太的頭髮，把她拉到屋角落，再把她推倒在地上，用刀割破前頸子上的袋。她閉了眼睛躺在那兒，一動也不動。

沒有鬍子的人嚇了一跳。他們害怕連累吃官司，趕快衝到門口，可是他們嚇得連門把手也找不到。

『無賴！』亞羅在他們後面叫道。『我殺死我那可憐的老婆，都是爲了你們！現在輪到你們了！我要割斷你們的頸子！』

他們害怕得心在身體裏縮成一粒麥子那般大小。最後他們終算把門打開，拚命逃了出去。

亞羅和他的妻子互相擁抱、開心、唱歌和跳舞。他們實實在在覺得非常快活。



奧熙克

從前有一個農夫和他的妻子，他們養了一個兒子。

有一天，這人領他的兒子去找一個老師學本領。半路上，這農夫停在一個小泉水旁邊喝水，並且叫道：

「噢嚕依！」

奧熙克，就是泉水的精靈，他馬上從水裏跳出來問他。

「你叫我做什麼？你上哪兒去呀？」

「我把我的兒子送去學本領。」

「那麼把他給我得啦；你再也找不到更好的師傅了！」

因此父親把兒子交託給奧熙克，奧熙克和孩子一起鑽到水裏去，農夫也就回家了。

過了好久，孩子的父母一直在貧窮裏過日子。有一天，父親走到泉水旁邊喝水，並且嚷道：

「噢，依！」

奧熙克從水裏鑽出來問他：

「你叫我做什麼呀？」

「我們過的是窮苦日子，」農夫答道。「我現在要來把兒子領回去；叫他在家裏幫幫我們也是好的。」

「他還沒有學會一種本領啦，」奧熙克說。

「如果這樣，你給我們一點過日子的東西吧；讓我們一直吃到他學會一種本領

爲止。」

奧熙克鑽進水裏，拿出一塊桌布來交給農夫。

「你要吃的時候，把桌布鋪起來就行了！」

農夫拿了桌布回家。他把桌布一鋪，它上面就什麼食物都有了。

農夫和他的老婆開始過一種很不錯的生活，可是有一天他的老婆說：

「我們不應該請王子的妻子來吃一頓中飯嗎？」

「不請也算了，」農夫說。「她一看見我們的魔桌布，就要把它拿走的。」

「胡說，她想也不用想。我這就去請她！」

「我告訴你，你還是不去的好！如果你去，你要後悔的！」

可是那女人不聽他的話，她請了王子的妻子，還請了別的隣居。

客人們都到齊了，可是他們的女主人還沒有動手燒菜，連火也沒有生，他們不

禁互相低聲講話。「她請我們來做什麼呢？」可是一到吃晚飯時間，那女人鋪開了

桌布，它上面馬上就鋪滿了各式各樣的好菜餚。

王子的妻子看見了這回事，心裏暗想：

「我一定要偷走這一塊桌布！」

她對村裏一個老年人說：「我們家裏也有一塊樣子相同的桌布。去把它拿來給我！」於是那人就去替她拿來那塊桌布，王子的妻子偷偷地把它跟那塊魔法的桌布換掉了。吃過晚飯以後，客人們都回家了。

那天晚上，農夫和他的妻子到了肚子餓的時候，就鋪開桌布，可是桌布上什麼東西也沒有。他們知道王子的妻子把魔法的桌布偷去了。

第二天他們走到泉水旁邊喝水，叫道：

「噢嚕依！」

奧熙克馬上站在他們面前。

「現在你又要什麼啦？」

「我們的肚子餓了。」

「我不是給了你們一塊魔桌布嗎！」

「王子的妻子把它偷去了！」

奧熙克鑽進水裏，拿出一個大南瓜。

「把這南瓜帶去。你只要把它一搖，武裝的騎士就會從它裏面跳出來，去攻打那王子了。」

因此他們拿了南瓜回家。他們一回到家裏，立刻把它搖了一搖。武裝的騎士跳出來了，他們飛跑去進攻王子，把牆壁和宮門打坍了。

一羣人聚在他們旁邊問道：

「你們爲什麼要進攻這王子呀？」

「我們是來討回王子妻子偷走的桌布的，」武士們回答。

王子聽見這話，他害怕了，立刻歸還了桌布。騎士把它還給農夫，他讓他們全回到南瓜裏去，把南瓜掛在牆壁上。

這樣又過了幾年。有一天農夫對他的妻子說，「我們的兒子現在總該學會一種本領了。我們去把他接回家吧。」

他們來到泉水旁邊喝水，叫道：

『噢嗜依！』

奧熙克出來問他們：

『你們要什麼？』

『把我們的兒子還給我們吧！他現在一定學會不少東西了。』

『我去看看，』奧熙克說。『如果我覺得他學夠了，我就把他帶來給你們。』

這奧熙克有一個女兒。

她對這年青人說：

『瞧那些砍下來的頭！它們都是我父親的學徒。如果他問你學會一種本領沒有，你就說沒有。要不然，他也會把你的腦袋砍下來的。』

奧熙克來到水底，問那年青人說：

『現在你學會一種本領了嗎？你的爹娘在上面，他們要來帶你回家了。』

『沒有，老師，』年青人答道。

於是奧熙克打他，嚷道：

「你說學會了呀！你說學會了呀，聽見嗎？」

可是那年青年人固執地重複說：

「沒有，沒有，沒有！」

奧熙克打得累了，就把他還給他的父母。一路上兒子說道：

「你們先走一步，我會趕上你們的。」

他變成一匹黑馬，跑過他父母的身邊，接着又回復自己的原來樣子，回到他們那兒。

他父親說：

「可惜你走在後面啦，孩子。一匹美麗的馬剛才跑過我們身邊。如果你在這兒，我們就會把牠捉住了。」

他們一路回家，這兒子總共變了十種不同的動物跑過他父母身邊。回家以後，

他告訴他的父親說：

「爸爸，我就是那馬、那老鷹、那鹿和所有跑過你們身邊的東西。我的本領是變換形狀。現在我來變成一匹黑馬，你把我牽到市場上去賣。可是賣的時候，要小心不要附着馬繮，要不然，我就要回不來了。」

因此他變成一匹漂亮的黑馬，父親把他牽到市場上去賣掉。到了傍晚，他又回復原來的樣子，溜回家來了。這樣一連做了好幾次。

可是有一次，當他父親正在市場上賣他的時候，奧熙克恰巧走過。他一眼就看出這黑馬是他從前的學徒，同時又認識這孩子的爸爸。可是孩子的爸爸不認識他，因為奧熙克也變了一個樣子。

「這匹馬你打算賣多少錢呀？」奧熙克問他。

「一百五十鎊金子！」父親答道。

「好的，可是我還需要一副馬繮。」

「不，這馬繮，我是不賣的！」

「如果你連馬繮賣給我，我可以給你兩百鎊金子！」

農夫貪圖這筆錢，就答應了。

奧熙克把馬牽回家，將馬纏拴在柱子上，並且吩咐他的女兒說：

「看住這匹馬，我去拿弓箭來射死他。」

可是這女孩子放走了這馬，馬立刻變成一隻鴿子飛走了。奧熙克一看見這回事，立刻搖身變成一隻老鷹追上去。

鴿子看見下面有家人家在吃喜酒，於是就變成一朵玫瑰花落客人當中。老鷹變成一個流浪歌手混在客人裏面，手裏提着六弦琴。客人們把玫瑰花檢起來，輪流聞它。傳到歌手手裏的時候，他把它一把抓緊，想要撕成碎片，可是玫瑰花登時變成麥粒洒滿了一地板。一粒麥粒落在一個客人的鞋子上。歌手就變成一隻母雞。牠想撿起麥粒，可是麥粒又變成一隻狐狸，把母雞咬死了。後來狐狸又變成一個漂亮的年青人，坐在宴席上吃喜酒。

三個蘋果從天上落下來：一個給了講故事的人，一個給了聽故事的人，還有一個呢，它給全世界的人，使我們大家都快樂。



會講話的魚

從前有一個漁夫，他僱用了一個工人幫他工作。工錢是每天付他幾條魚。

有一天，這工人捉到了一條非常漂亮的小魚。他一面把它放在手上翻覆看着，一面心裏想：「我很替這條魚難過。總之一句，牠也是一個生物啊。我担心牠是不是還有什麼父母親戚。牠會不會也像我們人類一樣，有它自己的快樂和

痛苦呢？」

突然那條魚用人的聲音對他講起話來了：

「你聽好，人兄弟！我正跟我的同伴在那兒遊玩，却給你們的魚網捉住了。這
個光景，我的父母和同伴，他們說不定正在各處找我和爲我担心，但是我却在這
兒，在陸地上吃苦等死！請你大發慈悲，把我放回水裏去吧！」

工人可憐這條小魚，就把它放回水裏。「好吧，漂亮的小魚，再去玩個痛快吧
——我不要你的父母再傷心了！」

漁夫聽見了這回事，非常生氣。

「你這傻瓜！」他對工人嚷道。「你怎麼能夠放走那條魚？滾你的蛋吧，我永
遠不要再見你了！」

「現在我怎麼辦呢？」可憐的工人一面愁眉苦臉地回家，一面嘆氣。

他滿肚子心事地沿着大路走，突然看見了一個人樣子的大怪物朝他走過來。那怪物趕着一隻很好的母牛。

「日安，兄弟，」那怪物說道。「你的樣子爲什麼這樣憂愁啊？」

工人把故事告訴了他。

「喂，朋友，」那怪物說。「你看見這母牛嗎？我可以讓你看管她三年。頭每天可以供給你許許多多甜牛奶，這一來你和你的妻子就不會餓肚子了。可是我還有這樣一個條件……三年過後，我要來問你問題。如果你回答得出，這牛就算是你的。如果你回答不出呢，我就把你們連人帶牛一起帶走，你們就要聽我的話做事了。你接受嗎？」

工人想了一想：「把母牛帶回去總比餓肚子好些。至少我們可以有三年頭好活呀，到那時我們再想辦法吧。說不定我們運氣好一點，可以回答那些問題呢。」他於是接受了怪物的條件，把母牛牽走，開開心心地回家。

三個年頭很快就過去了。母牛每天供給他們足夠的牛奶，養活了貧窮的工人和他的妻子。

但是他們每天傍晚坐在門口，想着那怪物不久就要來找他們。他們担心得唉聲嘆氣，然而那注定的晚上越來越近了。

有一天傍晚，當他們又坐在門口的時候，一個非常漂亮的年青人來到他們面前。

『晚安！』他說。『我累極了，天也晚了。我可以在你們的屋子裏過一夜嗎？』

『可以，當然可以，不過今兒晚上會有一些可怕的事情要落到我們頭上！我們問一個怪物討來了一隻母牛，條件上講好，我們喝牠三年牛奶，到期的那一天，他要來問我們問題，今天晚上恰巧就是限期了。如果我們回答得出那些問題，那母牛

就算是我們的，如果我們回答不出呢，我們就要變成怪物的奴隸。因此你要小心，不要連累你出了岔兒才好！」

「那沒有關係。一切有我承當，」那年青人說着，就留了下來，和他們住在一起。

一到半夜！門上一陣蓬蓬蓬地亂響。

「誰敲門呀？」

「是我，怪物，三年到期了。現在回答我的問題吧！」

「我們永遠回答不出來的！」可憐的工人和他的妻子嘆氣道。

可是年青人對他們說：

「不要担心，我來替你們回答，」他說着走到門口。

「喂，我在這兒外面等着呀！」怪物在外面咆哮。

「我也在這兒裏面等着呀，」年青人在門背後鎮靜地回答。

「你從哪兒來的？」

「從海的對方！」

「你怎樣來的！」

「騎一隻跛脚的蚤子來的！」

「那麼這海一定非常小了？」

「一點也不。連鷹也飛不過來！」

「那麼這鷹一定是才生下來的小鷹了？」

「一點也不。單單牠的翅膀的影子就可以遮蔽住整個城市！」

「那麼這城市一定非常小了？」

「一點也不。兔子從它的一頭走不到另外一頭！」

「那麼那兔子一定非常小了？」

「一點也不。它的皮大得可以給人縫一件皮大衣，還連一頂暖帽。」

「那麼那人一定是個侏儒了？」

「一點也不。如果公鷄在他的腳底下啼，那聲音傳不到那人的耳朵裏去，他是

那麼高大呵！』

『那麼那人一定是個聾子了？』

『一點也不。他聽得見遠遠山裏一隻鹿吃草葉的聲音！』

怪物給怔住了。他再也想不出問題來。他在門口靜靜地站了一會，然後溜到黑暗裏去了。

貧窮的工人和他的老婆開心得不得了。

等到天亮，年青人準備動身了。

『不，不，我們不能這樣放你走！』他們夫妻同聲嚷道。『你救了我們的性命。告訴我們，我們應該怎樣謝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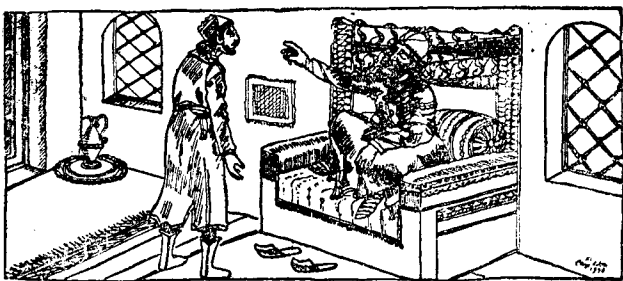
『你們用不着謝我。得啦，我必須起程啦，』年青人回答道。

『那麼你至少要告訴我們你是誰呀！』工人懇求他說。

『你們記得那句成語嗎，「要做好事，即使把它扔在水裏也好，有一天它也會有報應的」？我就是那條會講話的小魚，你可憐過它又把它扔進水裏去的，』那年

青人說。

說完這些話以後，他不見了。



「胡里——派里」鳥兒

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三個兒子。在他老年的時候，他的眼睛瞎了。他的醫生雖然出盡九牛二虎之力，也沒有辦法使他重見光明。因此國王就把大兒子叫來，對他說，

「你去找一種藥來醫好我的瞎眼毛病吧。」

「可是我上哪兒去找呢，爸爸？」

「到沒有人到過的地方。只要那地方的一點兒泥土，我的毛病就可以醫好了。」

聽了這話，大兒子就騎馬去找藥。

他走了六個月，一直來到一個沙漠。沙漠上有一條小溪，小溪的岸上有一棵乾枯的樹。

「奇怪，」國王的兒子心裏想。「那樹長在水邊上，却乾枯得一點樹蔭也沒有。」

他把上衣脫下來，披在那枯樹的樹枝上，在它下面躺下來休息。等到他一覺醒，他看見樹上已經長出一樹的葉子，而且滿樹都是大蘋果。他載了一馬鞍袋的蘋果，就動身回家，一面暗想：「我把它們帶回去給爸爸，沒有疑問，以前不會有人到過這兒來的。」

國王一聽說他的兒子已經回來，就嘆了一口氣說：「這人真沒有用處，空手離開這兒，又空手回到這兒來。我敢保證他一定是這樣的。」

「喂，我的孩子，你走了多遠呀？」兒子進來的時候，國王問他。

「爸爸，我到了一塊以前沒有人到過的地方，」

「什麼地方呢？」

「我走了又走，一直走到一條小溪……」

「我知道了，」他的父親插嘴說。「小溪旁邊有一棵枯樹。你睡在樹底下，它馬上就長滿了樹葉和蘋果，對不對？」

「對的，爸爸！」

「哼，我一向早晨騎馬到那兒去喝茶，晚上又趕回家裏來的！」國王嘆息道。他再把他的二兒子叫來，吩咐他動身。

「爸爸，既然哥哥找不到，我也不會找到的！」

「可是你去試試也無妨呀，對嗎？」國王說。

二兒子跨上他的馬，騎走了。他身邊帶了些食物。走了六個月以後，他走到他哥哥曾經到過的那棵樹。他繼續又走了三個月。最後他來到一座山，山頂上有大量的鑽石、黃玉和各種寶石。「毫無疑問，以前不會有人到過這兒的！」他想。他把寶石裝滿了他的馬鞍袋就回家了。

「爸爸，」他對國王說。「我到了一塊連你或者你的祖先都沒有到過的地方。」

我到了那麼一座山……」

「你帶回來寶石了吧，是嗎？」國王打斷他的話說。「讓我來摸摸你的馬鞍袋。」

馬鞍袋裏只載着一些碎玻璃。「算了，算了，我的孩子——現在把你的弟弟叫來吧！」國王說。

當小兒子進來的時候，國王對他說，「現在輪到你去了。」

「可是爸爸呀，我年紀還輕，沒有到過什麼地方。我怎樣才能夠給你找到藥呢？」

他走出王宮，躺在一個噴水池旁邊就睡着了。他夢中聽見一個聲音對他說，「你爲什麼睡在這兒呀？」於是他答道，「我的爸爸叫我去找醫瞎眼毛病的藥，我不知道應該上哪兒去給他找才好。」這時候那聲音說道，「不要擔心。就叫你的父親把他的戒指、他的劍和他的馬交給你，那麼他要什麼你就可以帶回來什麼了！」

他一覺睡醒以後，就跑到國王面前說，

「爸爸，把你的戒指、你的劍和你的馬給我吧，那麼你要什麼，我就可以帶回來什麼了！」

國王非常開心，抱住了他說，

「對了，我勇敢的年青孩子。我知道你行的。」

第二天早晨，國王交給他那戒指、那劍，還下命令叫把他的馬駕上馬鞍。國王的兒子跨上馬背騎走了。中午時候他就走到了那枯樹，停在那兒吃中飯。傍晚時候他就經過那座山。他繼續前進，突然他看見天空中有一個太陽照耀着，地上好像也有一個太陽照耀着。

「有兩個太陽，這算是什麼地方啊？」年青的王子暗想。可是等到他走近一看，原來地上閃耀着的是一根了不起的羽毛。

他翻身下馬，檢起了羽毛，把它插在帽子上。

「把那羽毛扔掉吧！」他的馬用人的聲音說。

「爲什麼？」

「因為它會給你惹來許多麻煩的。」

「胡說，那樣小的羽毛，它怎麼會給我惹麻煩呢？」

那馬把這警告重覆說了三次，可是國王的兒子不肯聽，繼續騎走了。最後他來到一個王國。

那王國的國王早已聽說來了一個年青人，他的帽子上佩着一根了不起而且會放光的羽毛。

「把他帶到我這兒來！」他命令大臣說。

當這年青王子到了國王面前，國王問他是誰。

「我是一個外鄉人；我特地到這兒來觀光你們的國家的。」

「你帽子上那太陽是什麼呀？」

「那是一根羽毛。我是在地上把它檢來的。」

「把它給我！」

年青人把羽毛給了他，國王開心得差不多發瘋了。

「現在走吧，小兄弟，同時謝謝你，」他說着，就把羽毛掛在牆壁上。他竟然會坐上幾個鐘頭讚賞這根羽毛，有人想要看他，他情願把人家擋駕。「我太忙了，」他說。

有一天，一個人偷了一個老太婆一隻小雞。她跑到國王面前向他訴冤，可是國王不聽她說話。「滾吧，老太太，今天我太忙了！」

「你一直讚賞那根羽毛，如果你看見了失落那羽毛的鳥兒，你可怎麼得了呢？」老太婆說。

那句話使國王禁不住回過頭來，熱心地問，

「親愛的老太太，你能不能告訴我，誰可以替我去把那鳥兒捉來？」

「哼，誰？找到這羽毛的那人呀，還用得着說嗎！」

因此國王把年青的王子叫來，對他說，

「失落這羽毛的鳥兒！你快去給我帶來！」

「我上哪兒去找那鳥兒呀，國王？我在這地方是一個外鄉人，我還是第一次到

這兒來的。」

「如果你找不到那鳥兒，你的腦袋就不用想保得住了！」國王說。

王子非常擔心，眼睛裏湧着眼淚，回到他的馬身邊。馬對他說，「好啦，這羽毛給你的報應不錯呀。我警告過你叫你不要去碰那羽毛的，你却偏不肯聽我的話。現在你看它惹起的麻煩吧，那還不算什麼；更糟糕的事情還在後頭呢！」

「我親愛的馬兒，請你幫幫我的忙！」

「好——不要擔心，你去睡覺吧。」

可是那天晚上，王子翻來覆去睡不着。他天一亮就起來，跨上馬背說：「好啦，我親愛的小馬兒，現在我們該往哪兒走呀？」

「你放開馬繮吧，我知道上哪兒去的。」馬說。

他們走了好久。誰也不知道到底走了多少時候。最後他們來到一個森林，馬對王子說：

「你看見森林那邊的「山寨」樹嗎？」

「不錯，看見了。」

「好，它下面有一個池。你在池附近掘一個洞，把自己藏在裏面。每星期五「胡里——派里」鳥要下來洗澡。今天恰巧是星期五，這鳥要來的，她會脫下羽毛，變成一個美麗的少女。她把羽毛在池邊一放，自己就撲進水裏去了。一直到她出來披上羽毛爲止，你不要去驚動她。可是等到她全部羽毛穿好，張開翅膀就要飛走的時候，你馬上去捉住她的腿。」

一切事情都按照鳥兒所說的實現了。鳥兒來了，洗澡了，王子把她捉住了。

「年青人，放我走吧，」鳥兒說。「要不然，我警告你，你會懊悔的！」

「我親愛的鳥兒，」國王的兒子說，「如果我把你放走，國王要砍下我腦袋的！」

「好吧，可是你要後悔的！」鳥兒說。

王子一把把她提起來，回去交給國王。國王接過鳥兒以後，把她放進籠子，掛在窗子上。但那鳥兒不肯講話，因此國王很擔心。他不斷的要求她唱歌。

最後她開口了。

『我不是鳥，我是個美麗的少女。世界上沒有比我再美麗的人了。如果我要什麼你就給我什麼，我可以脫下羽毛，變成你的王后。因為我太美麗了，一切人都要妬忌你的。』

『可是告訴我呀，甜蜜的小鳥，你要我給你什麼東西呢？』

『我要我的侍女。她住在黑海和白海中間、紅龍怪的土地上面！如果你把她帶到這兒來，我一定變成你的王后。』

『可是誰能夠找到她呢？』

『把我帶來的那人呀！』

國王把年青的王子叫來。王子走進來的樣子非常擔心，他上前鞠了一個躬。

『現在你到黑海和白海中間、紅龍怪的土地上去，把住在那兒的一個女孩子帶來！』

『可是我怎麼辦得到呢？』

袋！」

「我不管你辦得到辦不到，如果你不把這女人帶回來的話，我要砍下你的腦袋！」

王子哭着回到他的馬身邊。

「幹嗎哭呀？你？」馬問道。

「因為國王要我住在黑海和白海中間、紅龍怪土地上的那個女人帶回來。」

「好啦，不要擔心啦，上床去睡覺吧。」

那天晚上，王子只睡了一會兒覺。天一亮他就起來了，跨上馬背說：

「好啦，我們現在上哪兒去呀？」

「放鬆那些繮繩吧，我認識路的。」

他們來到海邊，馬說道，

「這是黑海。你知道怎樣過海嗎？」

「不，我親愛的馬兒，我不知道。」

「那麼聽呀。你帶了你爸爸的劍。它是閃電造成的。把它從劍鞘裏拔出來，劍

柄舉到你的額頭，劍尖指着海。這樣一來，就有一條路在你前面開出來了。我們到了對岸，你自然會找到一個洞，在洞的上面你可以看見薄薄一縷煙。你走到洞口，說道：「龍怪，出來比武呀！」龍怪就回答了：「進來，讓我們先吃一頓吧。」可是你不要進去。如果你接連說三遍「龍怪出來呀！」，——這龍怪就要出來找你了。那麼你給他一劍，他的頭就會飛起來，滾到地上去。你走進山洞，把那女孩子帶出來放在馬鞍上，重新把劍指着海。一條路就會重新在你面前分開，我們這就把女孩子帶到國王那兒去了。」

王子完全依照馬告訴他的話去做，他們把那侍女帶給國王，國王對鳥兒說：

「我親愛的！你要的女孩子已經帶來了。現在把你的羽毛脫下來吧。」

「如果我把羽毛脫下來，我那美麗的樣子會害死你的。」

「那麼我怎麼辦呢？」國王問道。

「你應該這麼辦。有四十四雌馬住在紅海。你把她們帶來，在她們的奶裏面洗澡。洗過澡以後，你就可以變成一個「胡里——派里」，像我一樣，那麼我們就結

婚。我們的兒女將來也是「胡里——派里」了。」

「誰替我去捉那些雌馬呢？」

「把我和我的侍女帶來的那人呀。」

國王再把王子叫來，對他說，「你必須到紅海去，把住在那邊的四十四匹雌馬帶來。」王子想要拒絕，可是國王又拿砍頭來威脅他。年青王子哭着回到他的馬那兒，馬說，

「好啦，不要担心啦。這一次你用不着多做事，多做事的却是我。你去告訴國王，叫他送四十包毛、四十包絨、四十包皮到紅海岸邊去。」

王子把這要求告訴國王。第二天，國王預備好了毛、絨和皮送到紅海岸邊去，王子於是起程了。他一路走，馬一路對他說，

「王子，海裏只有三十九匹雌馬，却不是四十四匹。這三十九匹雌馬當中，其中有一匹是我的母親，其餘的是我的姐妹。我是我母親唯一的兒子，可是我跟她鬧翻了，走出來以後被你的父親捉住。那是三十年以前的事了。當時我的母親說過，如

果再碰到我的話，她要把我撕成碎片。因此我們一到岸邊，我就躺下來。你先在我身上蓋上一層毛，再蓋上一層絨，再蓋上一層皮，你就躲到附近去。然後我大叫一聲，海上就會刮起颶風，可是你用不着害怕。我的母親和我的姐妹很快就會出現的。我的母親一看見我，就會向我跑過來，我的姐妹也會對我叫。我的母親把我身上的皮先撕掉，可是你千萬不要響。然後她把我身上的絨撕掉。你也不要動。等到她把毛撕去一半，她就要疲倦下來歇一歇了。那麼你馬上跳到她的身上，當她跳上天頂的時候，你緊緊捉住她，爬到她的肚子下面，當她落到地面上來，你必須趕快再爬到她的背上。你跨上馬鞍以後，就用鞭子把她好好抽一頓，對她說，「我是你的主人！」這樣她就會馴伏下來了，那麼你要她上哪兒去，她自然就到那兒去了。只要把她馴伏，我的姐妹就會跟她走的。」

王子完全照這馬告訴他的話去做，他們把雌馬帶回來給國王。

「擠出她們的奶，在奶裏面洗澡吧，」鳥兒對國王說。

「可是誰能夠擠她們的奶呢？」

「哼，把她們捉來的那人呀，還用說嗎。」

國王再把王子叫來，吩咐他擠馬奶。王子回到他的馬身邊，馬說，

「王子，你把我帶去。你動手擠馬奶以前，先用綫把你的戒指吊起來，垂下鍋底。你把雌馬一匹一匹帶過來，擠她們的奶。你在馬奶裏面先給自己洗一個澡。然後拿出那戒指，把它揩乾，仍舊戴在手指上。這以後你去把國王請來，告訴他一切都已經預備好，就等候他來洗澡。他聽了你的話自然走進鍋子，馬奶立刻就會沸起來，把他燙死。那麼你穿上他的衣服，坐上他的王位就是啦。」

王子照他吩咐的話去做。那鳥一聽說國王已經死了，就馬上脫下羽毛，變成一個美麗的少女。「我爲你做了一切事情了，」她對王子說。「現在你是國王，我就是你的王后啦。」

那些對前任國王出了什麼事情不大關心的老百姓，他們歡天喜地地接受了這位新國王。

過了幾個月以後，這新國王終算記起了他的父親，於是悲哀地哭起來了。

『你哭什麼呀？這不難爲情嗎？你！你是國王，你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妻子，你還哭什麼呢！』王后說道。

『我心愛的王后，我這才記起我可憐的爸爸來了。他派我出來找醫瞎眼毛病的藥，我却把這件事情忘記了。我坐在這兒王位上，一點也沒有想到去幫助他。連他不是還活着，我也不知道呢。』

王后哈哈大笑，說：

『嘿，你的父親瞎了眼，都是因爲他追求了我十年，沒有把我捉到的緣故啊。我一看見他，只要割破手指，揩點兒血在他的眼睛上，就能夠使他重見光明了。來呀，準備一下，我們到你父親那兒去吧。』

王子把這王國所有的人召集起來，給他們一頓盛宴，又對他們說：

『給你們自己選舉一個新的國王吧。我要離開這兒，永遠不再回來了。』

因此人民選出了一個新的國王。王子和他的妻子就穿上平民的服裝，帶了一路上足夠的食物，又帶了那三十九匹雌馬便動身了。王子騎着那匹老雌馬，王后騎了

她丈夫的馬。

當他們來到王子的故鄉，王子對迎面碰見的第一個牧人說，

『你到國王那兒去，告訴他，他的兒子已經回來了。』

當牧人把這喜訊帶給國王的時候，國王問道：『還有誰跟他在一起呢？』

『他帶來了三十九匹雌馬，和他在一起的，還有一位非常美麗的少女！』

『謝謝老天爺！』國王說着，給了這牧人一錠金子。

王子來到王宮，他的父親快活地擁抱他。王子的妻子割破了手指，揩了一點血在國王的眼睛上，他的視覺馬上就恢復了。他吻吻美麗媳婦的前額，把他的王冠戴在他兒子的頭上，說道：

『從現在開始，你就是國王了！』

因此從那時候開始，王子做了國王，快快活活地和他那美麗的王后一同管理國家。



勇士那扎爾

從前有一個農夫，他的名字叫做那扎爾。他又懶又笨，可是最糟糕的，他而且胆小如鼠。一天到晚跟在老婆後面，她上哪兒去，他也跟到哪兒去。有一天晚上她走出屋子；那扎爾自然也跟着她囉。那晚上天非常黑，那扎爾說：

『今天晚上多黑呀！正是偷襲和搶劫沙赫駱駝的好機會呢！』

「住嘴，你這傻瓜！像你這樣一個胆小鬼，居然還敢講起搶劫駱駝隊來嗎！回去睡你的覺吧！」

那扎爾於是責備她。

「你老是這樣罵我！現在你又阻止我去搶劫沙赫的駱駝隊，不讓我把家裏堆滿一屋子的黃金珠寶！」

他的老婆生了那麼大的氣，就跑進屋子，把門「蓬」的一聲關上，不讓他進去。

「別想進來啦！你去吧，如果有胆子的話，去搶沙赫的駱駝隊吧！」她尖厲地罵他。

那扎爾就這樣被關在天井外面，天又黑，他心裏又怕，他只好哀求他的老婆。

「放我進來呀！謝謝你放我進來呀！」

可是她不理他。他白白哀求了好久。最後他疲倦了，就躺在門口石階上睡覺。

一夜過去，又是天亮了。這時是夏天。到處都是蒼蠅。它們一簇簇地停在那扎爾的臉上。他再也忍受不住了，於是在前額上劈劈拍拍亂搗，死蒼蠅在身邊落了滿

頃。

「哈哈！」那扎爾低聲說，「我殺死了有多少呢？」

他動手去數死蒼蠅，可是數了幾遍都數亂了。

「哼，至少也有一千隻以上吧，」他暗想。「我是個多麼偉大的英雄呵！一巴

掌就殺死了成千敵人！我保證可以丟開老婆，自個兒去過活了！」

他站了起來，到垃圾堆裏找出一把發鏽的劍，動身去看村子裏的神父。

「神父，祝福我吧。我一下就殺死了成千敵人！請你將我的功勞寫下來吧。」

「我答應代你祝福，」神父哈哈大笑，同時爲了好玩，他在一塊破布上寫道：

「無畏的勇士那扎爾，

一下子就殲滅成千個敵人！」

他把破布交給那扎爾，那扎爾將布紮在一條長棍子上。他高高舉起鏽劍，騎上

驢子，就動身出發了。

那扎爾一路騎去，什麼目標也沒有。當他來到離開村子很遠的曠野的時候，他又害怕起來了。他高聲對驢子亂喊亂嚷，只爲了增加自己的勇氣。他拚命嚷，連驢子也耐不住地叫了起來回答他。他們這樣一路走一路叫，那扎爾喊得越響，驢子回答得也越響，聽見的都害怕了。鳥兒飛到天空中去了，兔子溜進林子裏去了，青蛙跳進水底下去了……

可是當他們來到一個森林的時候，那扎爾心裏愈加害怕。在他的眼睛看來，彷彿每一個小林子和每一棵樹背後都有野獸在窺伺着他，而且馬上就會撲上來似的。於是他逼得只好放開喉嚨呼喊，這一來驢子更加害怕了，也回答得聲音更加響。

恰巧有一個鄰村的農夫騎馬穿過樹林，迎着他們，打這條路走過。他一聽見這可怕的呼喊聲，嚇得混身發抖。他叫道：『強盜！強盜！』立刻跳下馬背，溜進樹林裏去躲起來了。

那扎爾來到那人將馬丟掉的地方，看見了那匹鞍轡齊全的馬。他於是翻身下了驢子，跨上那匹馬，騎走了。

三

最後那扎爾來到一個村莊。這地方他從來沒有到過，也不知道它叫什麼名字。突然他聽見音樂聲，於是朝着這聲音的方向走去，他看見許多人正聚在一起喝喜酒。

『歡迎！』

『歡迎你呀，陌生人！請坐吧，做我們的貴賓吧。』

他們請那扎爾坐上位，給他酒和食物。別的客人不知道他是誰。坐在他右邊的人用臂肘推他旁邊的人，這被推的人又推再旁邊的人，這樣一直沿着桌子你推我、我推你地推過去，最後推到了神父。神父恰巧坐在那扎爾的左面。

神父望望那扎爾的「旗幟」，把上面的字認出來了：

『無畏的勇士那扎爾，』

一下子就殲滅了成千個敵人！」

神父輕輕告訴他左面的人，這被告訴的人又把話告訴他旁邊的人，於是這話回過頭來沿着桌子一個人一個人地傳過去，依舊傳到那扎爾右面客人的耳朵裏。

大家都非常尊敬那扎爾，因為他是：

『無畏的勇士那扎爾，

一下子就殲滅了成千個敵人！』

突然客人中間有一個人，他無疑是一個吹牛大王，高聲說道：『哈，怎麼啦！

他是勇士那扎爾呀！他的樣子變得多麼厲害啦，我簡直認不出他來了。』

許多別的人突然也開始記起那所謂勇士那扎爾的人，講出他所幹的各種事業來了。

『這樣一個偉大的人，他怎麼能夠不帶跟班，獨自一個人旅行呀？』有人懷疑地問。

『這還不明白嗎？他正是那種人，他不歡喜帶跟班。他說：「既然一切都是

他的跟班，他何必再帶跟班呢？」

『那麼他爲什麼掛那樣一把發鏽的舊劍呀？』

『哈，那正好表示他的勇敢。如果掛一把好劍在身邊，阿貓阿狗都會勇敢萬分的，可是那扎爾一下殲滅了成千個敵人，用的是這把發鏽的舊劍！』

大家爲了這客人的健康乾杯，又有一個大人物起來演說：

『你的功蹟所造成的名譽，早就爲我們所欽佩了，啊，勇士那扎爾！現在能夠和你同席，真是我們無上的光榮呀！』

那扎爾僅僅笑了一笑，搖搖頭，揮了揮手作爲回答。

接着歌手站起來，唱出一首頌揚他的光榮的歌。

『歡迎歡迎！請喝酒呀，請！』

我們早已風聞你偉大的事業，

現在居然有和你同席的榮幸！

無畏的勇士那扎爾，

你一下子就殲滅了敵人千名！」

四

這樣一來，那扎爾的名氣傳得又遠又廣。

那扎爾盡量地吃，盡量地喝，吃喝飽了以後又繼續走。當他來到一塊碧綠草地的時候，他下了馬，讓馬在草地上吃草。他把旗子豎在地上，自己躺下來就睡覺了。

這草地附近有一座高山，高山頂上有一個城堡，城堡裏住着七個兄弟。他們都是巨人，魁梧高大的武士。他們從山上望下來，看見有人睡在草地上。

『誰這樣大胆，敢侵入我們的田地，甚至於在它上面睡覺呢？』他們實在猜想不出，立刻檢起他們巨大的狼頭槌，下山到田裏去看這人是誰。他們走到他身邊，先讀讀那面「旗幟」上的字，

『無畏的勇士那扎爾，

一下子就殲滅了成千個敵人！」

他們點點頭，互相說道：

『哈哈！原來如此。勇士那扎爾單身前來探望我們！』

那扎爾一覺醒來，看見這七個巨人站在面前，他嚇得差不多要死，想躲到「旗幟」後面去。巨人們以為他準備進攻，連忙高聲叫道，

『喂，無畏的勇士那扎爾啊！我們久仰大名，你肯屈尊光臨，我們實在感謝萬分。我們的城堡就在那邊山上。我們還有一個非常美麗的妹妹，她也跟我們住在一起。請你到我們的城堡裏去做幾天客人好不好！』

那扎爾恢復了他的勇氣，於是翻身上馬，七個巨人代他舉了「旗幟」，伴他到城堡裏去。

他們尊敬地款待他。他們的妹妹，漂亮的雅爾，立刻就愛上了他，那扎爾把他的老婆完全忘記了，決定和她結婚。

五

就在這時候，那地區出現了一隻巨大的猛虎。附近每一個人都心驚胆怕，大家互相訪問：『誰能夠替我們除去這一隻可怕的老虎呢？當然是勇士那扎爾囉，還用得着說嗎！只有他一個人是不怕那野獸的。他一定能夠代我們殺死牠！』

那扎爾才聽見「老虎」這兩個字，已經嚇得溜跑了，大家以為他預備赤手空拳去打老虎，他的美麗新娘子在他後面追他，

『等一等，等一等，我的英雄！至少你也得帶些武器去呀！』

武裝全部給他搬了出來，那扎爾披上盔甲，騎馬出發了。他不知道上哪兒去好，也沒有目的要上哪兒去；他只巴望跑得越遠越好。他來到一座森林，下了馬，爬上一棵樹，他以為這就能夠安全了。真是有那麼巧的，那老虎恰巧走過來伏在樹脚下。那扎爾一看見老虎，他登時雙眼發黑。他的手臂軟了，他的手指抓不緊了，就此摔了下來，落在老虎的背上。那老虎倒被他嚇了一跳，跳起來拚命亂竄，登山過嶺，那扎爾就苦苦伏在牠的背上，免得跌下來。看見他們的人，大家嚷道：

『看吶！勇士那扎爾把老虎馴伏了，他像騎馬一樣騎牠呢！』

於是大家提起了叉、鎗、劍，跑過來結束了那老虎的性命。

那扎爾重新恢復了他的機智，望望四週的人說：

「你們把這野獸殺死了多麼可惜呵！我才把牠馴伏了，想拿牠當馬騎呢。」

那扎爾的名氣傳得更遠更廣，城堡裏大家特地爲他大排筵席。

勇士那扎爾娶了巨人們的妹妹，喜酒吃了七天七夜。頌揚他和頌揚他那新娘子的歌聲，好久沒有停止。

六

故事到這裏還沒有完。

隣近一個王國的國王，他本來想要娶巨人們的妹妹，他一聽說巨人們把妹妹許配給那扎爾，就向他們宣戰了，並且派了大兵來進攻城堡。

巨人們來見那扎爾，把這件事告訴他。

那扎爾一聽見「戰爭」這兩個字，馬上跳起來拔足跑出城堡，打算三十六着走

爲上着。大家以爲他想單身空手去迎敵，立刻叫他停下來穿上武裝。

武器帶去了。可是勇士那扎爾想單身空手去迎敵的消息，早已傳到各處。最後那扎爾被巨人們伴着走到戰場，他們扶他騎上一匹高大的黑馬，大家嚷道：

『勇士那扎爾萬歲！打倒敵人！』

馬覺得背上的人不是個好騎手，因此牠咬緊了馬口鐵，向着敵人的營帳拚命地衝。巨人們和一切武士以爲那扎爾不等後援便衝鋒殺敵，於是高呼着跟他衝鋒。那扎爾覺得沒有辦法把馬收住，於是伸出手去想攀住路上經過的一棵樹的樹幹，希望離開馬背，掛在樹上保全性命。恰巧這棵樹又乾又朽，樹幹一攀就斷了。於是他就手裏握住那棵其大無比的樹幹向敵人衝過去。

敵人看見了這件事，他們開始一邊逃走一邊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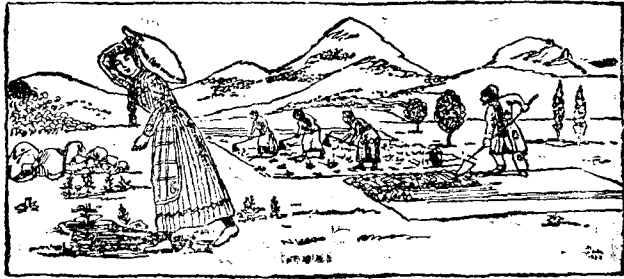
『快逃命啊！勇士那扎爾向我們衝過來了，他把樹都連根拔起來了！』

這一場戰爭到底死了多少敵人，是計算不出的，可是那些活着的敵人都把武器投在那扎爾的腳前，向他投降了。

勝利者的那扎爾被人包圍着，浩浩蕩蕩地凱旋回到巨人的城堡裏去。

經過這一場偉大的勝利以後，那扎爾被大家推舉做國王，人民替他建造了一個王座。七個巨人被封做他的大臣。

據說這位勇士那扎爾，他一直到今天還開開心心地在那兒統治着呢。



基柯斯的死

從前有這麼一個貧窮的種田人和他的妻子。他們有三個女兒。

有一天，當父親在田裏工作的時候，他口渴得很，於是吩咐他的大女兒到泉水邊去給他汲水。她拿起一個水甕就走了。泉水旁邊生長着一棵大樹。

當大女兒來到泉水旁邊的時候，她望着那棵樹想心事，她暗暗想道：

『有一天我要出嫁，生孩子，生下來我就叫

他作基柯斯。基柯斯要長大起來，有一天他會爬到這棵樹上去。爬了上去又一定會從它上面摔下來，頭撞在石頭上，這一下他就要給摔死了……噢，哎，哎，親愛的小基柯斯呵！」

她坐在樹底下大哭起來，唱道：

「有一天我要出嫁，

生下來的兒子有茶褐色的頭髮，

我知道他有一天要爬上樹去，

從樹上摔到地下。

哎，哎，基柯斯寶貝！

哎，哎，基柯斯寶貝他死啦！」

她坐在那兒又唱又哭，這時候，家裏的人都在奇怪她怎麼還不回來。她的母親派二女兒去找她。「去看看你的姐姐吧，看她出了什麼事情啦。」她說。

大女兒一看見妹妹過來，她哭得更加響了。

『到這兒來吧，到這兒來吧，你這可憐的姨媽！看看你可憐的小外甥基柯斯出了什麼事情啦！』

『什麼基柯斯？』

『怎麼，你沒有聽說過嗎？你聽着。』

『有一天我要出嫁，

生下來的兒子有茶褐色的頭髮，

我知道他有一天要爬上樹去，

從樹上摔到地下。

哎，哎，基柯斯寶貝！

哎，哎，基柯斯寶貝他死啦！』

『哎，哎，基柯斯寶貝他死啦！』二女兒也叫起來了。她坐在她姐姐身邊，也哭了起來了。

正在這時候，做媽媽的越加焦急了。她吩咐她的小女兒說：『你還是去看看你

的姐姐，看她們出了什麼事情吧。」

小女兒來到泉水旁邊，看見她兩個姐姐坐在那兒傷心痛哭。

「出了什麼事情啦？」她焦急地問。

「你不知道嗎？」大姐姐答道。

「有一天我要出嫁，

生下來的兒子有茶褐色的頭髮，

我知道他有一天要爬上樹去，

從樹上摔到地下。

哎，哎，基柯斯寶貝！

哎，哎，基柯斯寶貝他死啦！」

「唉，唉，基柯斯寶貝，你怎麼把你可憐的老姨媽扔在背後啦？」小妹妹叫着
坐到那兩個姐姐身邊。她也哭起來了。

最後做媽媽的再也等候不下去了，就親自跑到泉水旁邊。三個女兒全跑過來迎

接她。

『快到這兒來，你這可憐的不幸的外祖母啊！看看你親愛的小外孫出了什麼事情啦！』

『什麼外孫？我什麼時候做了外祖母啦？』摸不着頭腦的媽媽問道。

『什麼，你還不知道嗎，媽媽？』大女兒哭叫道。

『有一天我要出嫁，

生下來的兒子有茶褐色的頭髮，

我知道他有一天要爬上樹去，

從樹上摔到地下。

哎，哎，基柯斯寶貝！

哎，哎，基柯斯寶貝他死啦！』

四個人一齊合唱起來了，『唉，唉，基柯斯寶貝他死啦！』

種田人過來想了一想。

『喂，你們這些傻女人，』他說。『你們哭些什麼呀，你們要知道，眼淚是救活不了可憐的小基柯斯的。我們還是乾脆回家，請鄰居們來痛飲一頓，記念記我們的基柯斯吧。那一來就可以解決這件事情了。』

他們殺了一隻牛，烘了麵包，請了客人。接着他們爲基柯斯的靈魂做了一場彌撒，舉行了一個宴會。

這一來，大家都安靜下來了，他們於是恢復了從前那樣和平的生活。



主人和工人

從前有兩兄弟，他們貧窮得很。哥哥決定去找工作做，把他賺到的錢送回家裏來。

弟弟留在家裏，哥哥就到附近一個王國去給一個有錢的主人做工。

他們兩方面講明，工人要工作到明年春天，可是主人還加上了一句。

『在春天以前，如果我們當中有一方生對方的氣，那麼他就要罰出一筆錢來。假使你生了我的氣，你要付給我一千個盧布。如果我生了你的

氣呢，我就付給你一千個盧布。」

「可是我沒有錢呀！」工人說道。

「那沒關係。如果你輸了，你就留下來給我白做十年工就是啦！」起先工人想回絕，可是他後來轉念一想。

「總而言之，我可以抑制我自己，永遠不讓自己生氣的呀。如果主人發了脾氣呢，他就要付我一千個盧布了。我還有什麼吃虧的？」

他因此接受了。

第二天清早，主人派他到田裏去工作。

「拿起鏟刀到田裏去吧，只要有光，可就別停止了割草，」他說。

工人在田野上勞動了整整一天，等到傍晚，他筋疲力盡地回家了。主人對他

說：

「你爲什麼回來得這樣早呀？」

「你這是什麼話？太陽下山了！」

『哼，太陽下山算得了什麼！我不是對你說過的嗎？只要有光，就別停止工作？太陽下去了，可是月亮上來啦，它也有足夠的光，可以照亮你工作的呀。』

『你是說我永遠不能夠休息了嗎？』工人嚷了起來。

『啊哈——你生氣了！』

『不，不，一點也不……只是我很累了……讓我先歇一歇再說吧，馬上我就回到田裏去。』

他工作了一個通宵，一直工作到月亮下去。可是這時候太陽又出來了。那可憐的人倒在地上，一點氣力也沒有了。他開始咒罵他的主人。

『我詛咒你的田地，詛咒你的麵包，詛咒你的錢！』他高聲叫道。

正在這時候，主人走到他面前說：

『你終於生氣了吧？可是別忘了我們的合同，你應該付給我一千個盧布，要不然替我白做十年工！』

工人不知道怎麼辦好。他沒有錢，可是也不能夠替這樣一個刻薄的主人再工作

下去了。他沒有辦法，只好簽了一張借據，上面說他欠了主人一千個盧布，然後兩手空空地回家。

他的弟弟問他這是怎麼一回事，他把整個故事告訴了他。

『那算不了什麼！用不着擔心，』弟弟說，『這一次你留在家裏，讓我去做工吧。』

他走到他哥哥先前工作過的那個主人家裏。

主人向他提出同樣的條件。如果工人生氣的話，他要付給主人一千個盧布，或者白做十年工。如果主人生氣呢，他要付給工人一千個盧布，並且放他自由。

『不，那還不夠，』弟弟說。『如果你生氣了，你就加倍付給我兩千個盧布吧，如果我生氣呢，我也付給你兩千個盧布——或者替你白做二十年工！』

『算數！』主人求之不得地答道，就把工人用下來了。

第二天早晨，一直到太陽已經升得很高，主人發覺那工人還在床上悶頭大睡。

『快起來！差不多要到中午了，你還沒有動手做過工啦！』

『你生氣了嗎？』工人突然張開了眼睛問他。

『不，不——一點也不！』主人趕快答道。『我只是關照你一聲，現在是到田地上去割草的時候了。』

『噢，做這麼一件事情，時間有的是，』工人懶洋洋地回答。

最後他總算爬起來，懶洋洋地穿靴子。

『你快一些不行嗎？』

『喂，你生氣啦！』

『不，不——我只是告訴你，你再不去工作可要太晚了。』

『哦。那可就兩樣了。但是記住我們的合同呀——你必須遵守的，你要知道。』

等到工人裝束好要到田裏去，差不多已經中午了。『現在去工作有什麼用呀？』

已經太晚了。瞧，大家都吃中飯啦。我們也吃吧，』工人說。

他們坐下來吃飯，吃好飯以後，工人說，『我是一個勞力的人。我需要一點兒

休息來維持我的氣力呀。』說着他就又去睡覺，一直睡到傍晚。

「喂，醒醒！不怕羞嗎？你？」主人一面搖他，一面嚷。『隣居們都把田裏的草割完了，而我們的却碰也沒有碰過！你這個工人多麼好啊！』

「在我看來，你這一次當真生氣了，」工人抬起頭來說。

「不，不，一點也不。我只是告訴你，現在是回家的時候了。」

「好吧，那可就兩樣了。我們回家去吧。」

他們回到家裏，主人看見一個客人在那兒等他。他吩咐工人去殺羊，準備燒菜款待客人。

「我殺哪一隻羊好呢？」工人問道。

「捉到就殺吧，」主人說。

工人去了。過不了多久，隣居們都跑來對主人說：『你的工人一定瘋了；他把所有的羊都殺死了！』

主人跑出屋子，看見他把整整一羣羊都殺死了。

「怎麼啦你，該死？」主人高聲發急地叫。

『可是你親口對我說過，叫我捉到就殺的，我把牠們全捉到了！』工人溫和地說。『也許你生氣了吧？』

『不，不，一點也不。我只是心痛我那些羊罷了。』

『那麼好吧。如果你不是生我的氣，我可以替你工作下去，』工人說。他繼續工作了好幾個月，用他那些詭計，差不多把主人氣得發瘋。最後主人決定把他辭退。

根據他們的合同，工人要工作到森林裏第一隻布穀鳥啼叫爲止。主人決定利用這一項規定。這時候，冬天還只剛剛開始，離開聽見布穀鳥的叫聲，還有好長一段時間，因此他把太太帶到森林裏去，幫她爬上一棵樹，關照她坐在那兒，學布穀鳥的聲音叫着。他自己回家告訴工人，要他一同到森林裏去打獵。

他們一走進森林，主人的太太就叫起來了，『咕咕！咕咕！』主人轉臉對工人說：『謝謝老天爺！第一隻布穀鳥叫了，現在你自由啦！』

工人看破了這個詭計。

「不，」他說。「在這個初冬的日子，哪來的布穀鳥叫聲呀？這一隻準是一種非常奇怪的布穀鳥。讓我把牠射下來，好好地看個仔細吧！」

說着他舉起了鎗，瞄準主人太太坐着的那棵樹。

主人向工人撲上去，打算把他的鎗搶過來。「咒死你，你這強盜！我再也受不了你的作弄了！」

「哈哈，現在你承認真正生氣了吧？」工人熱烈地問。

「是的，是的，我生氣了，我承認！」主人說道。「來吧，我把你的兩千個盧布給你，只要你滾開一些，讓我太太平平過日子就好。現在我終算明白那句老話了：「不要掘坑害人，你也許會自己摔進去的！」」

於是弟弟回家去了，口袋裏放了兩千個盧布。



魔戒指

從前有一個老太婆，她有一個兒子。他們非常貧窮。兒子一向在森林裏檢柴，帶到市場上去賣。這樣得來的錢，他買麵包養活他的母親和他自己。

他的母親常常教訓他，千萬不要傷害什麼人或者什麼動物。

有一天，當他回來走過村子的時候，這年青人看見幾個小孩子在那兒虐待一隻貓。他們在牠的頸子上套一個活結，把牠吊了起來。他非常憐

那可憐的牲口難過，便請求那些孩子放了牠。

『你的心腸多麼軟啊！』孩子們哼了哼鼻子。『給我們錢吧，我們就把貓放走了。』

因此他給了他們所有那天賺來的錢——二十個庇雅斯台——把貓帶回家裏去了。那天晚上，年青人和他的母親餓了肚子去睡覺。

第二天，他帶了貓一起到樹林裏去檢柴。傍晚時候，他賣去了四十個庇雅斯台的木柴，買了二十個庇雅斯台的麵包，當他回家的時候，他看見那些孩子又在虐待一隻狗，因此他把餘下來的庇雅斯台給了他們，把狗帶回去了。

第二天早晨，貓和狗一起跟他到樹林裏去。那天他賣去了六十個庇雅斯台的樹枝，買了二十個庇雅斯台的麵包，再化二十個庇雅斯台買食物給貓和狗，當他回家的時候，他看見孩子們又在虐待一條蛇。他把餘下來的二十個庇雅斯台給了他們，把蛇帶回家中放在瓷甕裏。

● 一種土耳其小硬幣。

第二天，他決定去把蛇放走，可是那蛇不肯走。因此他帶了狗、貓和蛇一起到林子裏去，半路上他停在一個小泉旁邊，坐下來和三個動物分麵包吃。他才分了些麵包給蛇，那蛇却已經變成一個漂亮的少年了，他說：

『我是國王的兒子，是給魔術師們拐走的，他們把我變成一條蛇。而且在我身上加了這樣的咒語；說：要到有人給我麵包才能夠脫離蛇形。因此我才爬到村子裏來的。昨天你救了我；今天你又把那句咒語打破了，爲了這個緣故，我將一輩子感激你！』

接着老太婆的兒子決定去把這件事情告訴國王。年青王子就關照他說：

『如果，我的父親，就是國王，問你要什麼酬報時，你就問他要他手上那隻戒指好了。它是一隻魔戒指，如果你轉動一下它裏面的寶石，你希望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

年青人走到國王面前，把整個故事告訴了國王。

國王說：

『你救了我的兒子——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

『國王，我要你手上的那隻戒指！』

『誰教你問我要它的？他真該死！』國王叫道，『可是我既然有話在先，就只好給你了！』

他把戒指從手指上脫下來，交給那年青人。

過後老太婆對她的兒子說，他應該請求和國王的女兒結婚的。她的兒子同意了，因此老太婆跑到王宮裏去，要見國王。國王很快就出來問她要什麼。她說她是來替兒子來求婚的。

『去把他叫來吧！』國王說道。

她的兒子再走進王宮。國王認出了他，就說：

『你可以娶我的女兒，可是你得付出我所要的禮金。』

『國王，你要什麼我全可以辦到！』

『我要你去找和我一樣多的金子。在我的宮殿和你的屋子中間，一路上必須有

兩排樹。在兩排樹中間，從我的門口通到你的門口。一定要鋪一條好地毯。在樹底下，在地毯的兩旁，必須有一行守衛的騎士騎了馬排列在那兒。」

年青人向國王鞠過躬就回家了。他拿起魔戒指，轉動一下裏面的寶石，他的希望完全達到了。老太婆的兒子娶了國王的女兒，他們住在新的宮殿裏。

不久有一個壞老頭兒聽到了這魔戒指的事情。他於是假扮一個珠寶商人，走進宮中，老太婆早已去世，她的兒子那天恰巧又出去打獵。魔戒指放在架子上，老頭兒一眼就看見了。他對國王的女兒說：

『只要你給我那隻普通的小戒指；就是在架子上的那隻，我讓你在這些戒指當中隨便挑選三隻，你看怎樣？』

國王的女兒一點也不知道魔戒指的價值，因此她就給了他。壞老頭兒把裏面的寶石一轉，說：

『我希望這宮殿，連同宮裏的公主，一起搬到七海當中的島上去！』
他的願望馬上就實現了。

當老太婆的兒子回來，他發覺那宮殿已經無影無蹤，在它的原來地方，重新留著那一間舊茅屋，他極端地傷心，踱來踱去到處找他的妻子。

貓和狗對於這件意外事情也非常懊惱。牠們決定不管化多大的代價一定要替主人去把那魔戒指找回來，於是牠們雙雙出發去找戒指了。牠們走了好遠，來到一個老鼠王國。守衛王國的軍隊慌慌張張地出來迎敵，貓出現的消息像野火一樣傳遍了全國。

老鼠大王召開了一個御前會議，命令軍隊守衛前綫，又寫了一封信給烏龜大王，請他派裝甲兵士來幫忙抗敵。他又寫了一封信給箭豬大王，請他派裝矛兵士過來。他還沒有來得及在這些信上簽名，狗已經走進來了，他自稱是貓派來的全權大使。

「如果你不要我的全能主人貓大王來毀滅你們的王國，那麼派給我們七隻善於游泳、能夠把貓和我背過七海去的強壯老鼠吧！」他說。

老鼠大王挑選了七隻壯健的老鼠給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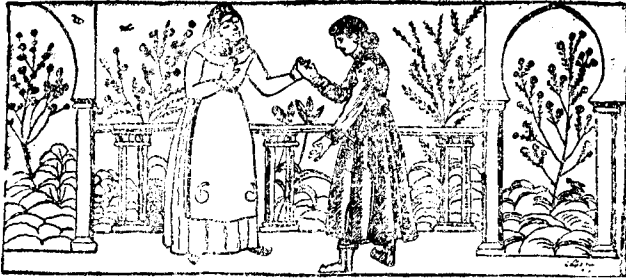
狗把這七隻老鼠領到貓那兒，貓吩咐牠們跳進海裏去。狗坐在牠們的背上，貓爬在狗的肩頭，牠們游開去了。當牠們來到七海的當中，看見了一個島，在島上面有一座宮殿。貓於是吩咐那七隻老鼠走進宮殿，把魔戒指從壞老頭兒那兒偷出來。

這時正是晚上，整個宮殿裏的人都睡着了。老鼠在牆上掘了一個洞，走進壞老頭兒的臥室。但魔戒指不在他的手指上。『一定在他的嘴巴裏，』老鼠想。其中一隻老鼠把尾巴垂進一隻打開的鼻煙盒，再把尾巴豎起來插進壞老頭兒的鼻孔。老頭子一嗅鼻煙，打了一個噴嚏，戒指就從他的嘴巴裏落出來了。老鼠啣了戒指，把它帶回去給貓。

爲了這一件功勞，貓把那七隻老鼠陸做「可汗」。

貓和狗回到牠們的主人身邊，把戒指放在他面前。年青人非常快活，馬上轉動那寶石——於是宮殿、宮殿裏面的公主和一切東西，都回到它原來的地方了。

從此以後，他們全都快快活活地過日子。



阿娜依特

—

有一次，伐契王的獨生兒子，就是年青的瓦恰岡，站在他的洋臺上面。這時候正是可愛的春天的早晨，各種鳥兒在花園裏婉轉歌唱。可是其中唱得最好聽的是夜鶯。他開口一唱，別的鳥兒都不響了。牠們傾聽着牠的歌聲，想要學牠的唱法。鳥兒當中，一隻重複牠的吱吱聲，一隻重複牠的顫動舌頭聲，一隻重複牠的尖叫聲。接着一

切鳥兒再合起來重複這些調子。

瓦恰岡並沒有聽這些鳥兒歌唱，因為他的心事重得很。

他的母親阿施肯王后走到他面前問他：

『親愛的瓦恰岡，什麼事情苦了你啦？不要對我隱瞞你心中的痛苦呀；把原因告訴我吧。』

『媽媽，一切生活中的快樂，我絲毫感覺不到興趣。我只想到沙漠裏去，譬如說阿濟克村吧。』

『我猜你是想到阿濟克村去，因為你想再看看那位漂亮的小阿娜依特！』

『誰把她的名字告訴了你啦，媽媽？』

『我們花園裏的夜鶯，牠早就把她的事情告訴我了。親愛的瓦恰岡，別忘了你是阿富汗的兒子啊。國王的兒子是只能夠選擇國王的女兒做妻子的，郡主也行，可是不能夠挑選一個普通的鄉下女孩子。如今喬治亞王有三個女兒，你可以隨便選擇一個。古迦爾王子有一個美麗的獨生女兒，她父親那份廣大的地產，將來就是她

的了。同時宋尼克王子的女兒也非常可愛！還有，你看我們大元帥的漂亮女兒娃爾謝尼克怎麼樣，她是由我們和你一起撫養大的？』

『不，媽媽，我只想要阿娜依特……』

說着瓦恰岡跑進花園裏去了。

二

瓦恰岡今年還只有二十歲。他很斯文，面色蒼白，身體軟弱。『瓦恰岡，我的乖兒子，』國王有時對他說，『你是我唯一的希望了。你應該結婚，因為這是人生的定律啊。』

可是瓦恰岡不聽他的話。他清早就出去打獵，一直到很晚才回來。許多年青的王子想和他交朋友，可是他都躲開了。他只攜帶勇敢和忠實的侍從瓦吉那克，還有那條忠實的牧羊狗萬濟。在他們打獵的時候，看見他們的人都分不出誰是國王的兒子，誰是僕人，因為他們穿着同樣的打獵衣服，背上攜了同樣的彎弓，腰帶上掛着

同樣的短劍。

這打獵對於瓦恰岡有很大的好處，因為他經過鍛鍊，逐漸的丈夫氣和強壯起來，越來越康健了。

有一天，瓦恰岡和瓦吉那克來到阿濟克村，坐在一條小溪旁邊歇腳。正在這時候，村子裏的少女到這兒來汲水了。瓦恰岡非常口渴，因此請求她們給他喝口水。其中有一個少女從泉水裏汲滿了一水甕，把它遞給瓦恰岡，可是另外一個少女把水甕搶走了，將水潑在地上，再把水甕汲滿，重新又把水潑掉。瓦恰岡的喉嚨簡直乾得要裂開來了，可是那少女依舊這樣做着，彷彿有意折磨他似的。她這樣汲滿又潑掉，一連繼續了六次，然後把水遞給他。

瓦恰岡咕嚕嚕地喝了滿肚子水，於是問那少女說：

『爲什麼你不讓我爽爽快快地喝？你是捉弄我嗎？』

『不是的，』少女答道。『我們這村子裏從來不作弄陌生客人。可是你剛才又乏，又熱，喝冷水說不定會出毛病的。我這樣做可以使你有機會涼快下來呀。』

這姑娘的話出乎瓦恰岡的意料之外，他同時給她的美麗迷住了。他問她，『你叫什麼名字呀？』

『阿娜依特，』那少女說道。

『你的父親呢？』

『我的父親是牧人阿藍。可是你問我們的名字做什麼？』

『問問也有罪嗎？』

『如果沒有罪，那麼你們也講出你們的名字來讓我聽聽吧，你們打哪兒來的？』

『我應該說實話呢還是假話？』

『你以為哪一種配得上你，你就說那一種好了。』

『我以為真話更配得上我們些，可是真話是這樣的，我依舊不能公開我的名字。我發誓不久就會告訴我我是誰，不過現在不行。』

『那麼算了，可是請你把水壺還給我好不好。』

阿娜依特對國王兒子說過再會以後，提起她的水壺走了。獵人們回到家裏，忠實的瓦吉那克就把整個故事告訴了王后。這就是王后爲什麼會知道瓦恰岡的心事的緣故。

三

瓦恰岡隨便哪一個新娘子都不要，連聽也不要聽。最後國王和王后只好答應他的選擇，派瓦吉那克和兩個貴族到阿濟克村去，向阿娜依特求婚。

她的父親阿藍很殷勤地招待他們。客人們就坐在阿藍爲他們鋪開來的地毯上。

「一張多麼美麗的地毯呀！」瓦吉那克說。「也許是你的太太織的吧？」

「我沒有太太了，她死了已經十年光景，」阿藍回答道。「是我的女兒阿娜依特織的。」

「連我們國王的天幕也沒有這張地毯美麗呢。我們聽到你的女兒是這樣一位藝術家，我們覺得很高興，」其中一個貴族說。「關於她的德行，已經傳到王宮裏去

了。國王派我們來跟你商量一下。他希望你答應把你的女兒配給他的獨生兒子，王位的繼承人，瓦恰岡！」

貴族們本來以為阿藍一聽見這個做夢也想不到的消息，會開心得跳起來的，或者至少也會不敢相信。可是阿藍完全不是這種樣子。他點點頭，用手指畫着地毯上的花紋，一聲也不響。

瓦吉那克對他說：

「你爲什麼那樣憂鬱呀，阿藍老弟？我們帶來給你的是喜訊，不是壞事呀。我們不會用強力把你的女兒搶走的。如果你同意，你就把她嫁掉；如果不同意呢，你拒絕就是啦。」

「親愛的客人，」阿藍說，「事實是這樣的，我沒有權力管我的女兒。她必須自己作主。只要她同意，我絕不反對。」

這時候阿娜依特恰巧走進來，提了一籃成熟的水果。她向客人們鞠過躬以後，把水果盛在一個盤子裏，遞給客人，然後她坐到她的紡織機前面。貴族們仔細打量

她，給她忽前忽後、紡織着花紋的那雙敏捷的手呆住了。

「阿娜依特，爲什麼你一個人紡織呢？」瓦吉那克問道。「我們聽說你教會不少學生紡織啦。」

「那話是真的，」她答道。「可是我讓她們去採葡萄了。」

「我還聽說你教會你的學生讀書寫字哩？」

「不錯，現在牧童們放牛的時候都讀書，他們還彼此教讀書和寫字呢。我們森林裏所有的樹幹上都刻滿了字，還有堡壘的牆壁、石頭、岩壁也是如此。有人拾起焦炭寫下一個字，別人便接上去寫。因此我們滿山滿谷都是字了！」

「至於我們呢，讀書並沒有這樣發達，」瓦吉那克嘆了一口氣。「住在城裏的人很懶惰。可是你如果到我們那邊去，你可以教我們大家讀書寫字呀。阿娜依特，停止你的紡織吧！我有要緊事要和你商量呢。你瞧國王送給你的是什麼禮物！」

他把絲衣服端出來，還有珍貴的珠寶。阿娜依特隨便地望望它們，接着問道：

「爲什麼國王對我這樣客氣呀？」

『我們國王的兒子，瓦恰岡王子，在小溪旁邊碰見了你。你給他水喝，他愛上你啦。國王派我們來請問你答應不答應做他的兒媳婦。這一隻戒指，這一條項鍊，這些鐲子——所有這一切——只要你同意一聲，就都是你的了！』

『這樣說來，那獵人就是國王的兒子了？』

『是的。』

『他是一個很好的年青人，可是他會做什麼手藝嗎？』

『阿薩依特，他是國王的兒子。一切老百姓都是他的僕人。他用不着會做什麼手藝的呀。』

『話是不錯，可是主人有時候也會變成僕人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會做一種手藝——不管他是國王，或者是僕人，或者是王子。』

貴族們對阿娜依特這番話很詫異。可是牧人阿薩聽了以後很開心。

『這麼說來，你就爲了國王的兒子不會做手藝而拒絕嫁給他啦？』貴族們問。

『是的。把所有你們帶來的禮物全帶回去吧。告訴國王的兒子說我很喜歡他，』

可是請他原諒我！我曾經起過誓，一無所長的人我是不嫁的。」

他們看見阿娜依特很堅決，便不再堅持了。他們回家把話回報國王。

國王和王后一聽見阿娜依特的回答，心中非常高興。他們想，現在瓦恰岡總該改變他的主意了吧！想不到他反而說：

『阿娜依特是對的。我必須有一技之長，和一切人一樣。』國王只好召集他的貴族開會，他們一致認為最適合國王兒子的工作是學習織金布的藝術。他們到波斯請來一位頭等的技師，只有一年工夫，瓦恰岡就學會了織布。他用貴重的金線爲阿娜依特織了一疋布，派人送去給她。

當阿娜依特收到這疋布的時候，她說：

『古語說得好，「只要工夫深，鐵棒磨成針。」只要需要，他就會成爲一個織工的。告訴王子說我願意嫁他，並且將這地毯送去給他，算是我的禮物吧。』

婚姻的事情籌備起來了。

慶祝和喜宴連續了七天七夜。

結婚以後不久，突然出了這麼一樁事情，瓦恰岡的朋友兼伴從瓦吉那克失蹤了。他們到處去找，可是找了很久很久，一點蹤跡也找不到。等到後來，連一點兒希望也沒有了。

過了幾年。國王和王后享盡天年以後死了，瓦恰岡於是做了國王。

有一天阿娜依特對她的丈夫說：

『我的國王啊，我看出來你並不怎樣熟悉你的王國呢。大家從來沒有把一切真實的事情告訴過你。他們說你的王國裏樣樣都好，可是這一句話假使是騙你的，那可怎麼得了呢？你應該不時去親自查看一下你的國家，有時裝成一個叫化子，有時裝成一個工人或者商人，化裝去巡察一番吧。』

『你的話一點不錯，阿娜依特，』國王瓦恰岡說。『從前我常常出去打獵，我知道我們人民的生活距離過好日子還遠着啦。可是現在我怎麼走得開呢？我走開了』

以後，誰能夠管理這個王國呀？」

「我可以，」阿娜依特說，「並且沒有一個人會知道你走開的。」

「那麼我明天就動身。如果我二十天裏面不回來，你就可以知道我出了什麼亂子，或者我已經送命了。」

五

國王瓦恰岡化裝一個普通種田人，在他的王國裏東奔西跑。他看見的不少，聽見的不少，最後他來到彼羅日城。

城當中有一個大廣場，大家就在廣場上做買賣。市場的四周都是各式各樣手工匠和商人的店舖。

有一天，瓦恰岡正坐在廣場上，他看見一個老頭子走過來，後面跟了一大羣人。那老頭子走得非常慢。他每走一步，別人就在他面前放下一塊磚頭去給他踏脚。瓦恰岡問一個人這是怎麼一回事和這個老頭子是誰。

『哼，你不曉得嗎？那是我們的大祭司啊。他是那麼神聖，連腳也不願意踏在地上，怕踩死了什麼生物！』

一張地毯舖在廣場上。大祭司在它上面跪了下來歇腳。瓦恰岡擠上前去看看那老頭子。大祭司彷彿有一雙很銳利的眼睛，因為他馬上就注意到瓦恰岡，看出他是一個外鄉人了。老頭子叫他道：

『喂，你是誰，你打哪兒來的？』

『我是外鄉來的工匠，我是到這兒來找工作的。』

『那麼跟我來吧，我可以給你工作，付你工錢。』

瓦恰岡點頭答應了。大祭司對跟班的祭司低聲說了幾個字，他們就各自散開了。不久以後，他們帶回來揹着各種物品的人。大祭司於是站起來回家。瓦恰岡一聲不響地跟在他後面，他們來到城門口。

大祭司向跟在他後面的羣衆佈施了物品以後，大家就散開了。只有那些祭司、瓦恰岡、搬物品的人留在大祭司身邊。大祭司摸出一把大鑰匙，打開了大門。在高

聳的牆壁後面有一塊廣場，廣場當中築着一座廟。大祭司領路走到廟前，打開鐵門說：

『來吧，有工作給你們做哩。』

他們一聲不響疑疑惑惑地進了廟門，原來是到了一個黑暗的地牢裏面來了。大祭司在他們後面把門「蓬」的一聲關上，鎖了起來。後路既然已經斷絕，他們只好向前走。他們走了不久，突然看見前面亮着一點微弱的光。他們朝它走過去，來到一個洞口，洞裏傳出呻吟聲和哭聲。犯人們摸索那石洞，心中又驚奇又恐怖。突然有一個影子向他們走過來。等到它到了身邊，才認出一個人樣子。

瓦恰岡上前一步，叫道：

『你是誰——是人還是鬼？如果你是人，告訴我們這是什麼地方吧！』

人影子走近了一些，他們看出來是一個男人，可是多麼可怕的一個人呵！他的臉是死人臉，活像一個骷髏頭。他那副皮包骨的樣子，只能說他是一個活骷髏罷了。他顫抖着哭道：

『跟我來。我指點你們看各種東西。』

大家跟他走過一條過道，通到第二個洞。那山洞裏擠滿了裸體的人，他們枯乾在地板上，遭受到臨死之前的痛苦。第三個洞裏有着幾個大鐵鍋，裏面正在燒食物。瓦恰岡過去對一個鍋子望了望，嚇得連忙倒退了兩步。可是他沒有對他的同伴們說什麼。接着他們又走過另一條過道，許多面無人色的人坐在那兒工作。有些人_{在縫}，有些人在織，有些人在繡花。那一個像骷髏一樣的帶路人於是解釋道：

『那魔鬼，就是把你們帶到這兒來的大祭司，他好久以前囚禁了我們。我說不出是多久了，因為我們這兒沒有白天、沒有黑夜——只有終年不斷的工作。和我一起關進來的人，大部份已經死了。他們把有一技之長和沒有一技之長的人都關進來。有一技之長的人呢，只有工作到死，沒有的呢，就被殺掉，扔進你們剛才看見的那些可怕的鍋子裏去，拿來養活其他的人。大祭司的這種勾當不是他一個人做的，所有別的祭司都是幫兇。』

瓦恰岡仔仔細細把那人看看清楚，忽然認出他就是忠實的隨從瓦吉那克。不過

他沒有對他說明，因為怕這突然一下的震驚會嚇死那羸弱的人。

六

瓦吉那克離開了他們以後，瓦恰岡問他的同伴會做什麼工作，一個說他是裁縫，一個說他是織工，瓦恰岡吩咐其他的人自稱是他的助手。不久他們聽見一陣脚步聲，一個祭司由一班武裝的衛兵保護着出現了。

『你們是新來的嗎？』他問道。

『是的，我們是你的僕人，』瓦恰岡回答道。

『你們當中可有誰會一種手藝嗎？』

『我們都會！』瓦恰岡回答道。『我們能夠織出非常名貴的金布，比本來的金子要貴上一百倍！』

『你織的布真的這樣值錢嗎？』

『我不撒謊的，它的價錢你隨時可以去調查！』

「好吧，我會去查問的。現在告訴我，你們需要些什麼工具和材料，那末馬上就可以到工場裏去動手工作了。」

「在工場裏我們反而做不出好工作來，我們還是在這兒做吧，」瓦恰岡說。
「至於食物一層，我們是不吃肉的，我們的部落不許吃肉。一吃下去，我們就要送命的。」

「這樣說來，我可以送麵包和蔬菜來給你們。但是你的工作如果值不到你所說的那份價值呢，那末我不但要砍下你們的腦袋，還要請你們好好受點刑罰！」

祭司給他們蔬菜和麵包。他們把它們分給瓦吉那克和別的人，然後瓦恰岡開始工作了。他很快就織好一疋了不起的金布，上面織滿了圖案，在這些圖案裏面，他寫出這兒所有的事情。不過這些圖案的真實意義，却並不是每個人都能夠讀出來的。

當瓦恰岡把這疋織好的金布交給祭司的時候，祭司非常快活。瓦恰岡說：

「我告訴過你，我的金布比金子還要貴上一百倍。可是這一疋的價值還要加

倍，因為我在它上面織進去一種咒語。可惜不是人人都能了解這布的真實價值，只有聰明的王后阿娜依特才知道這一塊布是實實在在值錢的！」

聽見這話以後，這貪心的僧侶決定不對別人說起這件事情，私自把它拿去出賣，這樣，全部款子可以落進他一個人的口袋。所以連大祭司也沒有去告訴他。

七

正在這個時候，阿娜依特王后把國家處理得井井有條，大家都非常滿意，一點兒也沒有疑心到國王不在宮裏。可是阿娜依特暗底裏却非常擔心。因為瓦恰岡沒有一點消息，現在十天已經出頭了。她夢中看見瓦恰岡發生了各種各樣不幸的事情。萬濟那狗一天吠到晚，瓦恰岡的馬也不肯吃東西，而且悲哀地嘶叫，像一匹被母親拋棄掉的小馬一樣。母雞像公雞一樣啼叫，公雞在傍晚用野雞一樣的聲音叫了起來。連河也無聲無息地、不吉利地流着。所有這些壞兆頭嚇壞了阿娜依特，她連看見自己的影子也害怕。

有一天早晨，她聽說有一個商人從別的地方到這兒來，想給她看一些貨物。她吩咐把他帶進來。

那蛇頭鼠眼的商人對王后鞠了一個躬，遞給她一塊折疊在一個銀盆子上的金布。她對它望了望，沒有注意到那些圖案，便說：

「你的布什麼價錢呀？」

「噢，寬大的王后，它的價值比它金子要貴三百倍哩，而這還是單算那原料和手工罷了。你估計估計好啦。」

「什麼，貴到這樣嗎？」

「寬大的王后，這布含有一種魔力，你看見那些圖案嗎？它們不是普通的圖案，是符咒呀。誰穿上它們，誰就能夠一輩子快樂。」

「真的嗎？」阿娜依特微笑着攤開那布。她看見上面沒有什麼符咒，却是一連串字母寫成的圖案。她不聲不響地讀完它們，這是寫給她的信：

「我無可比擬的阿娜依特呀，我處在一種可怕的情形裏面啦。把布送來給

你的那個人，他也是囚禁我們的魔鬼之一。瓦吉那克也在這兒。到彼羅日城的東面、四周圍着高牆的大廟底下來找我們吧。快，因為沒有你的幫助，我們就要全部送命了。

『瓦恰岡。』

阿娜依特把信讀了兩遍，假裝很喜歡那些圖案的样子，說：

『你說得不錯，你這布上面的圖案確實可以使人快樂。今天早晨我還愁眉苦臉的，可是一看見了這些圖案以後，我馬上又快活了。你的布是無價之寶，我準備用半個王國來換取它。可是你要知道，最有價值的，還是織造這布的人。』

『智慧的王后萬歲，說出真理來的王后萬歲！』

『去把那織造這布的人帶到我這兒來，爲了獎賞他的工作，他應該得到跟你同樣的酬報。』

『寬大的王后，』貪心的祭司答道，『這塊布我不知道誰織的，我是在印度從一個猶太人的手裏買來的，這猶太人是問一個阿拉伯人買來的，至於那阿拉伯人從

哪兒得來的，我却不知道了……」

「可是你剛才親口對我說過，這布的原料和手工已經值這個價錢。因此，這布決不會是買來的，一定是你定做的！」

「寬大的王后，那句話是在印度聽來的，可是我……」

「夠了！」阿娜依特說。「我知道你是誰！衛兵們，捉住這無賴，把他關到牢獄裏去！」

八

那人一捉去，阿娜依特立刻命令放警報，百姓們焦急地互相咬耳朵，聚集在王宮門口。沒有人知道到底是什麼事情。

阿娜依特走出洋臺，全身披上了武裝。

「百姓們！」她說。「你們國王的生命非常危險了。一切愛他的人必須跟我一起去。中午光景我們就可以走到彼羅日城。」

在一個鐘頭裏面，大家都穿好了武裝，騎上了馬。阿娜依特騎在馬上命令道：「前進！跟我走！」於是往彼羅日城飛跑去了。

她一到城中的廣場上，便勒住了馬。老百姓以爲她是天上下凡的仙女，都跪下來向她朝拜。

「你們的總督在那兒？」她威嚴地問。

「我就是總督，你的卑下的僕人，」一個人回答道。

「你連你的城內、你們上帝的廟宇裏面出了一些什麼事情也不曉得嗎！」

「你卑下的僕人什麼也不曉得，」那人伏在地上說。

「說不定連那廟在哪兒你也不知道吧？」

「那廟我怎麼能夠不曉得啊？」

「那麼就帶我們去吧！」

總督把阿娜依特領到廟前，羣衆跟在他們後面。祭司們還以爲他們是帶了供物來進香禮拜的香客，因此打開了第一道鐵門。阿娜依特騎了馬走進廣場，命令打開

那廟所有的門。直到這時候，祭司們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大祭司向阿娜依特撲上來，可是她的馬把他一脚踩死了。阿娜依特的武士很快就掃平了其他的祭司。老百姓們驚奇地看着這些事情。

『走過來些，』阿娜依特叫他們說。『去看看你們廟門後面藏着什麼吧！』門很快都撞開了，大家突然看見一個可怕的景象。一個個與其說像人、不如說像鬼的動物，從這可怕的地牢裏爬出來。其中有許多已經半死，連站也站不起來了。其他的被光線封住了眼睛，不辨方向地亂摸。最後出來的是瓦恰岡和瓦吉那克，他們互相扶撐着，用手遮着眼睛來抵擋陽光。阿娜依特的武士們抬出那些不能夠走路的人。

接着阿娜依特走進忽忽忙忙搭起來的營帳，瓦恰岡和瓦吉那克早已被領到那兒去了。她坐在她親愛的丈夫身邊。瓦吉那克哭着吻王后的手，說道：

『哦，偉大的王后，你今天救了我們了！』

『你錯了，瓦吉那克，』瓦恰岡說。『她好久以前就救了我們了，就是那一天

她問你王子會不會做手藝的時候！你記得當時你怎樣笑她的嗎？」

九

瓦恰岡遇險的故事傳到王國裏所有的城市和鄉村。甚至於別處的人民也都講他們，大家崇敬地稱讚瓦恰岡和阿娜依特。

流行的歌手「阿舒格」們爲他們作曲，一個一個鄉村歌唱着他們。

那就是瓦恰岡和阿娜依特的故事怎樣會流傳許多世紀、一直保存到今天的緣故

了。



紅色的母牛

從前有一個牧人。他有一個妻子和兩個孩子；一個男孩子，一個女孩子。他同時還有一隻紅色的母牛。

他的老婆死了，於是他另外娶了一個妻子。後母討厭牧人的孩子，老是說：「他們不是我的孩子，爲什麼我要關心他們呢？」

牧人派孩子們到牧場上去放牛，使他們不留在家裏，可以少跟後母在一起。

有一天，這兩個孩子來到田野上，心中越想

越苦，忍不住哭了起來。突然那紅色的母牛走到他們面前，用人的聲音對他們說：『不要哭，孩子們，有我幫助你們啦——我來替你們看牛吧。』白天那紅色的牛看守牛羣，傍晚時候孩子們把牠們趕回家去。

每天早晨，後母只給他們一片乾麵包，此外什麼吃的東西都沒有了。可是在田野裏，那紅色的母牛走到他們面前，讓他們擠牠的奶。他們就這樣靠吃乾麵包和牛奶過活。

過了不久，後母也生下一個女兒。這女兒長大了以後，後母把她和另外兩個孩子一起派出去。她給她的女兒四五個新鮮的麵包捲，並不像給前妻兒女那樣只有一塊乾麵包。有一天那紅色的母牛對前妻的孩子說：『不要擔心，就讓你們後母的妹妹一起來喝我的奶吧。對於你們，奶的味道是甜的，可是對於她呢，却非常苦。』後母的女兒喝了那母牛的奶，越長越瘦，然而牧人的那兩個挨餓的孩子呢，却越長越胖，越長越強壯。後母不明白她的女兒爲什麼會瘦下去，有一天她說：

『我每天給你五個新鮮的麵包捲，而他們只有一片乾麵包；可是他們又健康又

強壯，你却越來越軟弱。是不是有什麼別的緣故嗎？」

『媽媽，』她的女兒答道。『紅色母牛的奶，他們喝起來是甜的，可是我喝就苦了。』

『哼，是那麼一回事嗎，哈哈？』那婦人說：『好吧，我知道怎麼辦了！』

第二天早晨，她對牧人說：

『你沒有看見我們的女兒越來越瘦嗎？昨天晚上我做了一個夢，看見我們殺了那紅色母牛，我們的孩子就馬上好起來了。』

『殺了那母牛，這太可惜了，』她的丈夫說。

『難道你一點也不憐你自己的女兒嗎？』他的老婆問他。

她繼續麻煩她的丈夫，結果牧人只好聽她的話。孩子們一點也不知道這件事，有一天他們來到田野，看見那紅色母牛愁眉苦臉和滿腹心事的樣子。

『你爲什麼這樣憂愁呀，親愛的母牛？』他們問牠。

『我可愛的孩子，你們的後母想把我殺死，就爲了她那寶貝女兒的緣故。』

『哎，親愛的小母牛，我們一定去跪下來哀求後母，我們一定去吻她的手和腳，我們一定想盡各種辦法來救你！』

『不，我的孩子，你們千萬不能這樣做，因為後母會打你們的，那樣一來，我可受不了了。你們應該這麼辦：當她們殺我的時候，你們偷點兒血，把它擦在臉上，那麼你們的臉就要美麗得像寶貴的金絲織物一樣了。你們再偷出我的骨頭和蹄子，把它們藏在食槽底下，有一天，它們會對於你們非常有用的。』

孩子們心酸地流着眼淚，於是那紅色的母牛又問他們說：

『你們哭些什麼呀？』

『現在還有誰來照顧我們和關心我們呢？』孩子們嘆道。『還有誰給我們東西吃，還有誰幫助我們呢？』

『不要哭，你們跟我來。我認識一個老太婆，她就住在附近一個洞裏，她會照顧你們的。』

那紅色的母牛於是把孩子們領到老太婆那兒，對她說：

『老人家，你知道主人他們想殺死我嗎？』

『不錯，我知道。』

『我把我的孩子帶來給你。我求你照顧他們，愛護他們。』

『好的，』那老太婆答應了。

接着那紅色母牛關照孩子們割下她的一隻角。

『隨便什麼時候你們肚子餓，只要拿出我的角來一吸，它就會餵飽你們的。另外呢，這老太婆也會幫助你們在田野裏的工作的。』

第二天早晨，這紅色母牛果然被殺死了。孩子們藏起了一杯她的血，用它來擦臉——他們的臉頓時變得非常美麗。

後母的女兒想吃一些牛肉，可是味道非常壞——像吃稻草一樣。另外兩個孩子吃起來呢，却津津有味——像蜜糖一樣甜。接着他們收起紅色母牛的骨頭、牛蹄和腦袋，把它們藏在食槽底下。他們肚子一餓，便跑到食槽那兒去吸紅色母牛的血，肚子馬上飽了。他們常常肚子餓，因為後母差不多一點食物也不給他們。他們連一

片乾麵包也得不到。當然囉，她給她自己的女兒許多吃的東西。

冬天裏，那牧人一家人被邀請去吃喜酒。後母給她自己的女兒穿上最好的衣服，把她帶去，另外兩個孩子却關在家裏。她走了以後，紅色母牛的聲音突然從食槽底下叫出來，於是老太婆從她的小洞裏走過來了，在食槽底下摸出幾件美麗的衣服，替兩個孩子穿上，帶他們到宴會裏去。

他們恰巧坐在後母對面，可是她沒有認出他們來。她一直盯住他們瞧，心裏暗想：『多麼美麗的孩子啊！他們穿着多麼可愛的衣服啊！如果我的女兒能夠找到那樣漂亮的男孩子做丈夫就好了！』

客人們快要散席的時候，老太婆趕快把孩子們領走，脫下他們的衣服藏了起來，仍舊給他們穿上舊衣服。他們不讓人家發覺就偷偷跑回家裏，跳上床去。後母回來的時候，搖醒了他們。

『怎麼！睡着啦？你們這兩個睡不醒的東西！唉，我剛才在宴會裏看見的兩個孩子多麼漂亮呵！那女孩子穿銀鞋子，男孩子穿金鞋子！他們穿的衣服多麼值錢呵！』

——即使化一百萬個盧布，也買不到那樣的衣服的！」

「那麼你爲什麼不帶我們一起去呢，媽媽？」

「要你們一起去，哼！誰要你們去呀？去睡覺吧，你們這些不用的小鬼！」

第二天，後母裝滿了一鐵鍋的穀，對那兩個孩子說：

「喂，在這鍋子上哭個痛快吧——一直到這些穀子浸透你們的眼淚爲止！」

說着她又給她的女兒穿上好衣服，帶她去參加第二天的宴會，她一走掉，老太婆又像上次一樣的來了，她替孩子們穿上絕頂美麗的衣服，帶她們去參加宴會。

客人們興高采烈了一番，後來他們回家了。老太婆又趕快把孩子們領走，可是當她們忽忽忙忙經過國王池塘的時候，女孩子把鞋子落到水裏去了。她心裏很怕，於是叫了出來：

「親愛的老媽媽。我的一隻鞋子落到水裏去了！」

「沒有關係的，孩子，趕快跟我來吧。如果你們的後母看見你們穿着這些衣服，她一定要把它們剝下來的。」

她們回到家裏，老太婆趕快脫下他們的衣服，把它們藏在食槽底下，重新給她們穿上舊衣服，他們立刻跳到床上去。

後母一回家就去叫醒他們：

「又睡了嗎？你們這些懶蟲！那兩個美麗的孩子今天又到宴會裏來了，這一次他們穿的衣服更加了不起了！但後來他們又忽然不見了，快得跟閃電一樣！」

孩子們假裝睡覺，沒法隱藏他們的微笑。

第二天早晨，國王下令把他的馬領去喝水。於是管馬的人把馬領到池塘旁邊，可是不管他們用什麼方法，馬兒們都不肯走近池塘。他們稟告國王的兒子，王子於是過來看是怎麼一回事。他看見有什麼東西在池塘裏閃閃發亮，便吩咐他的隨從去撈起來。他們把它撈上來一看，原來是一隻小鞋子。國王聽兒子就拿了它去見國王，說道：

「爸爸！哪一個姑娘的脚寸和這鞋子一樣，我就娶她，你去把她找來吧！」

國王下旨到各處去，把全國的女孩子帶到宮裏來。所有的女孩子都來了；只缺

少一個，就是牧人前妻的女兒，因為後母不肯讓她來。

「像你那種醜陋東西，還配送到宮裏去嗎？還是把我自己的女兒送去吧！」

她於是把女兒帶到宮裏去，國王拿起小鞋子，給每個人試穿，可是一個也穿不對。

國王於是傳問是不是全國所有的女孩子都帶來了。大臣答道：

「是的，可是只差了一個——窮牧人的女兒。」

「你們馬上把她帶來！」

他們把她帶去，國王替她試穿鞋子——居然一穿就合，一點不差！國王的兒子

頓時喜出望外。他拉住她的手說：

「瞧呀——她是我的新娘子啦！」

每一個人——國王、王后、大臣和客人——大家都想說服他，說道：「那新娘子是配不上你的！」

可是他已經打定主意，不斷地重複說：「我要娶她，不管你們怎麼說。」

他們沒有辦法，只好問這女孩子是誰，是從哪兒來的。她回答了他們：

「我有一個老父親、一個後母、一個親兄弟、一個後母生的妹妹。」

「可是你另外一隻鞋子在哪兒呢？」

「我也不知道，只有我親愛的老媽媽知道！」

女孩子回家，但她的後母却留在宮裏，用盡方法想叫國王的兒子不要娶那女孩子。可是王子不肯聽她的話。

女孩子回到家裏，她聽見紅色母牛的頭從食槽底下叫她：

「把你的兄弟派到王子那邊去；告訴他，今天傍晚，老媽媽會來把你許配給他的。」

女孩子把她的兄弟連同這句話送到宮裏去了，

那天傍晚，國王的兒子來到她家裏。老太婆出現了，給她穿上好看得不可思議的衣服，把她交給王子。王子握着新娘子的手，把她帶走了，並且娶了她。

過了一個禮拜，後母到宮裏去請求國王答應她接她的女兒回家兩天。國王答應

了。過了兩天以後，後母讓自己的親生女兒穿上另一個女兒的好衣服，帶她到宮裏去，冒充國王的媳婦。

國王的兒子那天傍晚回家，走到他的太太房間裏，發見了這件事情，就去告訴他的父親。

國王非常生氣，命令把那後母和她的親生女兒驅逐出境。

大臣們執行了他的命令，一直到今天為止，再也看不見她們母女倆了。



洛赫曼醫生

在阿達那地方，曾經住着一個名叫普爾托的獵人。他只有十五歲。有一天他碰到一場傾盆大雨，因此躲進一個山洞裏去避雨。在山洞裏面，他遇見了一個老頭子——一個人頭蛇身的老頭子。另外還有四條蛇緊緊靠在他身邊躺着，這樣看來，那老頭子至少是一位蛇子。

年青人生了一堆火，烘乾了他的衣服，燒熟了幾塊野味的肉。他自己只吃極少的一點，剩下的都給蛇王和他的四條蛇吃了。

『給我們食物的人，還應該給我們水。』那老頭子說。

普爾托跑到一口井旁邊，裝了一皮袋的水拿回洞裏來。他在石頭上挖了一個小洞，裏面倒滿了水。那幾條蛇爬到水洞旁邊，喝飽了水又爬開了。

『我的孩子，』那老頭子問道，『你預備用什麼東西盛水給我喝呢？』

於是普爾托拿一塊木頭雕出一只杯子，裏面盛滿了水，捧去給蛇王。

雨下了三天三夜，普爾托沒法離開那山洞。

『我的孩子，你不能够把水引到這個山洞裏來嗎？』那老頭子問他。

於是那年青人找到了一條泉水，另外在山洞裏掘了一個大坑，把泉水引到坑裏來。接着他殺了一隻鹿，把鹿肉叉在一根根棍子上，生好了火以後，他對老蛇王說：

『這是你們的食物。你把它們在火上烤熟了吃吧。我要出去了，不過我很快就回來的。』

『我的孩子，我不相信你還要回來！』

他出去了，可是很快就回來了，重新替四條蛇和那老蛇王預備食物。當他預備好食物要走的時候，老蛇王摸出一顆寶石，送給他說：

『我的孩子，這顆寶石你拿去。它跟別的寶石不同，因為晚上它紅得像火。你要用一塊藍色的布把它包起來藏着。』

接着他又吩咐普爾托坐在他身邊，對他說：

『因為你待我這樣好和給我食物和水，我要收你做乾兒子。只是你千萬不要在別人面前把衣服脫下來，叫人家看見你背上我所做的記號。』於是蛇王動手用圖章在普爾托的背上做了一個記號。

普爾托走了。他在法蘭西賣掉他的寶石，回到家裏後給自己造了一幢房子，又買了四十隻羊，把牠們趕到山洞裏去。他在那兒殺了羊，替那些蛇預備了一頓大菜。他留下一隻最嫩最年青的小羊，替老蛇王做了一盆「沙史里克」^①。蛇王又給了他一塊寶石，說道：

① 一種東方小菜——用炙肉叉烤的羊肉。

「你千萬不要跟別人提起我來。我是蛇王，我的名字叫做沙·馬拉。」

當普爾托要走的時候，沙·馬拉舉起他的手指，於是四條蛇出現了。他們歡送

普爾托——兩條爬在他前面，兩條爬在他後面。他謝謝牠們，牠們舐舐他的腳。

正在這時候，阿達那的國王生了重病。他混身發痛。人家把最好的醫生都召來了，可是他們個個束手無策。有一個法蘭西來的醫生殺了兩隻母雞，拔了毛，敷在國王痛的地方，也沒有什麼效力。

最後一個最有學問的醫生檢查了國王的毛病，說道：

「王上啊，如果我心裏所想的藥方都能夠找到，我就會很快把你醫好的。」

他使了一些魔法，知道沙·馬拉的符號是在普爾托的背上。他於是說，如果獵人普爾托不能夠把沙·馬拉帶來，國王一定要送命。

於是普爾托被召來了，國王對他說：

「你去把沙·馬拉帶來給我，」

「那很難呢，王上！蛇會咬我的。」

太醫生氣了。他把普爾托綁在一根大柱子上打他。普爾托的叫聲驚天動地，可是這醫生繼續打他。最後普爾托再也受不了了，於是答應把沙·馬拉帶來。

普爾托一路上殺了十隻鹿，把牠們帶到山洞，對沙·馬拉鞠了一個躬。那老年人早已知道普爾托的來意，於是對他說：

「我很難爲你，既然你是我的乾兒子，我一定和你一起走。」

第二天早晨他們出發了，普爾托在前面領路，沙·馬拉跟在後面。四條蛇也要一起去，可是沙·馬拉阻止了它們。

「你們留在這兒。只要我每天將禮物送回來，你們自然就知道我太平無事了。」

這些蛇於是留了下來，沙·馬拉和普爾托動身了。他們來到那夫路茲山，山上佈滿了香氣噴鼻的花和草。沙·馬拉採了一朵花，把它交給普爾托，吩咐他不要咀嚼就整朵兒吞下肚子。接着他收集了五束香草交給普爾托，說道：

「把這些香草連煮三次，喝下那混合的液汁。這樣一來，一切花草的醫病功效你就會完全知道了。」

當他們到了普爾托的家，普爾托照他的吩咐做去。接着沙·馬拉吩咐他去睡覺。第二天早晨蛇王問他：

『喂，普爾托，你覺得怎樣啦？你能夠告訴我，在我身上有什麼東西含有醫病的能力嗎？』

『大王啊！』普爾托答道，『我看見你的腦袋裏有四個腦子；右面的兩個是有毒的——左面的兩個有醫病的能力。』

『給我喝一些七年陳的陳酒，』沙·馬拉說。『然後把我放在床上，細起來，將我的頭砍下，身體埋掉。可是記住，繼續送禮物去給那些蛇——如果牠們知道我死了，會來蹂躪整個國家的。』

普爾托照他的話去做。他將沙·馬拉的腦子製成了兩種藥——一種毒藥和一種醫病的藥——他於是去見國王。國王吩咐太醫嚐那藥。普爾托把毒藥給他，他馬上倒下來死了。

『原來這就是你醫治我的辦法嗎！』國王嚷道。

普爾托親自嚐了一些好的藥，然後送給國王喝下去。那藥就馬上把他的病醫好了。因此普爾托被聘請做太醫，從那時候開始，大家都叫他做洛赫曼醫生。

恰巧有一條蛇知道沙·馬拉死了，於是把這消息告訴別的蛇。牠們聚集起來，一齊去進攻人和殺害人，要替蛇王報仇。蛇患一天天嚴重起來，因此國王把洛赫曼叫來，請他設法去消滅那些蛇。

洛赫曼拿了四十包肝和沙·馬拉的念珠去見那些蛇。牠們一看見蛇王的念珠，馬上和平下來了。洛赫曼從此便被推舉做牠們的王。

他對牠們說：

『你們祇要每天接到我送給你們的肝，你們就一天知道你們的王依舊活着，你們就不可以再害人了。』

洛赫曼的名氣越傳越遠。由於沙·馬拉的腦子所製造的藥，連死人吃了也可以復活，因此七年裏面，在阿達那王國裏沒有死過一個人。

有一個女人每天來替洛赫曼洗衣服。有一天，她帶來了一個漂亮的小伙子，

洛赫曼的妻子問她是誰。

「他是我的兒子，」她說。「他又聾又啞。我請求你叫太醫收他做學生！」

洛赫曼那天傍晚回家，他的妻子便告訴他：

「替我們洗衣服的那個女人，她有一個又聾又啞的兒子。你就收他作學生吧。」

洛赫曼答應了。

過了一個月以後，他對他的妻子說：

「我相信那年青人既不聾又不啞！」

洛赫曼用盡各種辦法去防止那年青人學會他的祕方，害怕他會洩露它們。他無情地打這孩子和折磨這孩子，希望他因此離開。可是那孩子耐心地忍受一切挨打，繼續裝作又聾又啞的樣子，服從醫生的一切命令。

有一天，一個遠地來的有錢人來看洛赫曼。他患着叫人受不了的頭痛毛病，沒有一個人能夠把它醫好。洛赫曼和那病人關在一起，給他吃了一點迷藥，吃過迷藥以後，那人躺下來就不省人事了。醫生於是割開那人的頭，看見有一隻八隻腳的動

物在頭裏面。雖然他用盡一切方法，可是沒法把那動物弄出來。

他已經束手無策了。可是躲在一旁偷看的學生，却突然叫了出來：

「先生，先把鉗子燒紅燒燙，那麼你就可以輕輕易易地把那動物挾出來了！」

洛赫曼照他學生的指示去做，病人醫好了。

這時候那年青學生害怕得溜出去躲起來了。他回家預備了三個大鐵鍋。一個盛了牛奶，一個盛了酒，自己藏在第三個裏面。

洛赫曼到處去找那孩子，可是找不到。他作了一些魔法，知道那年青人在紅海和白海中間的乾地上。洛赫曼僱了水手，出發到各個海裏去找陸地，可是到處找不到。他於是去看那孩子的母親，說：

「我今年已經一百四十歲，那實在是太老了。我要看看你的兒子。我從魔法當中，知道他在陸地上，在紅海和白海中間。把他帶回來給我吧。我發誓不傷害他了！」

於是，她就那年青人從鐵鍋裏拖出來，把他交給洛赫曼。

「我的孩子，請你回到我這兒來。我老了，我死了以後，我的秘方會失傳的，因此我的名譽也要被遺忘了。」醫生說。

那孩子吻吻他老師的手，仍舊回到他那兒去。

過了不久，洛赫曼決定返老還童，因此他對學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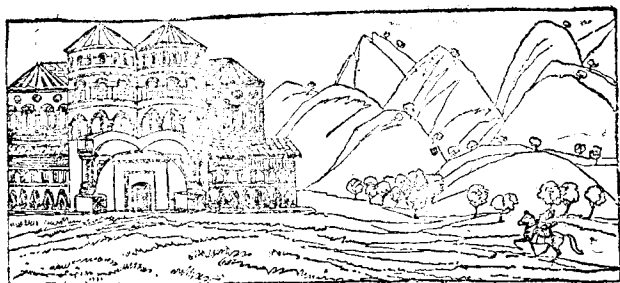
「你在火上面放一大鍋子水，再給我吃點兒那些迷藥。等水燒沸以後，你把我放進鍋子裏去，掩上了蓋。你把我放在鍋子裏燒四十個鐘頭，然後拖出來，裹在棉花裏面，把這藥水灌縫滴到我的嘴巴裏去。」

那孩子完全依照他老師的話去做。可是當他灌藥水的時候，他的手一抖，只有一滴藥水流進洛赫曼的嘴巴裏。

由於這一滴水，那醫生醒過來了，可是他只能夠嘶嘶地叫道：

「快把其餘的藥水灌進來！灌呀！灌呀！」接着便死了。

那學生把他埋葬在沙·馬拉的墳墓旁邊，而他自已呢，就做了國王的太醫。



巴箕亢和鮑胡汗

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四十個兒子。他們一個接連一個的到遙遠的地方去建立光榮的功蹟。最後輪到最小的兒子動身了。他的名字叫做巴箕亢。國王把自己的劍和弓箭交給小兒子，又給他預備了錢，祝他一路平安。巴箕亢騎上他的馬，就動身出發了。

他在外國浪蕩了好久，有一天來到一個非常神氣的王宮。這王宮是好幾個世代以前用石頭和鐵建築成的。巴箕亢在王宮裏溜了一轉，可是碰

不見一個活人。「我到了什麼地方來啦，這可能是誰的宮殿呢？」他暗底裏猜想。

到了傍晚，有一個穿鋼甲的巨怪走進宮殿裏來。他戴了銅的頭盔，穿了銅的靴子。他的箭和弓是用最堅硬的鐵鑄成的。

整個大地在他的脚步下面震動。

他一到宮殿門口，馬上停下用鼻子去嗅，說道：

「人的氣味嘛！我整天在山裏找尋野味，不料趁我走開的時候，第一等的好東西却送到我的屋子裏來了！誰在裏面——回答我！」

巴箕兀上前一步，站在怪物的面前。

「你多麼大胆，竟敢到我的宮殿裏來了！」怪物隆隆地咆哮。「你沒有聽說過我的名字嗎？我叫鮑胡汗！」

「當然聽到過囉，」巴箕兀說道。「我特地到這兒來，想要看看你是什麼樣子。我叫巴箕兀，我環行過整個世界。我和許多龍怪打過仗，都把牠們打敗了。現在我要和你較量較量哩！」

鮑胡汗哼的一聲，就把巴篋元給吹走了差不多有一哩路遠。接着鮑胡汗說：

『不要怕，巴篋元，我不會傷害你的。我歡喜你，因為我覺得你是個勇敢的人！如果你高興的話，就留下來侍候我吧。你可以佩着你的劍和你的箭；它們是殺不死我的，可是對於你的打獵，倒也不無用處。』

巴篋元答應了，於是替怪物做活。

有一天，鮑胡汗對巴篋元說：

『爲了一件事情，我心裏不能夠完全快活。東方國王有一個女兒，她的美麗使太陽也失去了光彩。我七次打算拐走她，可是七次都失敗了。如果你能夠代我把她偷來，你要什麼，我可以給你什麼。你要多少錢儘管在我的寶庫裏拿好了；騎上你的馬，拿起你的武器，起程就去吧。』

巴篋元一口應承了，於是出發去偷東方國王的女兒。

當他來到國王居住的那個城市以後，換下衣服，給國王的一個園丁去當工人。每天工作完畢，他就穿上最好的衣服在花園裏踱步，有一天，國王的女兒從窗口裏

看見了他。就非常歡喜他，甚至於在夢裏也看見他。當然囉，巴箕亢在夢裏也看見她的。

有一天，國王的女兒派一個侍女到巴箕亢那兒去，告訴他說她愛他。巴箕亢請侍女轉告公主，說他也愛她。

這城市戒備得非常嚴密，因為國王猜想有敵人想要攻城。連城裏的女人都和男人並肩守衛。國王的女兒傳話給巴箕亢，說她某一天在海灘上，如果他是一個勇敢的人，他可以來帶走她。

國王的女兒和保護她的四十個侍女一到海灘，巴箕亢立刻上前把她抱住，放在馬鞍上，飛跑着溜走了。等到那四十個侍女腦裏明白過來，已經來不及了。

國王派他的武士去救他的女兒，可是巴箕亢把她藏了起來，回身和武士交戰，把他們殺得一個也不留。接着他把國王的女兒重新扶上馬鞍，坐在他的面前。他們到了海邊，游泳過海，忽忽忙忙來到鮑胡汗的宮殿。

『告訴我，巴箕亢，』國王的女兒問道，『你把我偷來是爲了你自己呢，還是

爲了別人呢？」

巴篋亢答道，

『我告訴你真話吧——我把你偷來是送給鮑胡汗的！』

國王的女兒聽見這話，禁不住哭起來了。

『我不要去鮑胡汗那兒去！我情願從山岩跳進海裏，就算給魚吃掉也好！』

巴篋亢也替她難過，於是起誓要把她從鮑胡汗的手中救出來，同時自己娶她。

他們一到王宮，鮑胡汗就將公主帶走了。

有一次公主跟鮑胡汗說話，她問他道：

『告訴我，你怎麼能夠活得這樣長久呢？你有許多敵人呀！你把你的魂靈藏在哪兒啦？如果你不告訴我，我就知道你不愛我了！』

鮑胡汗沒有辦法，只好把他的祕密向她全部洩露。

『從這兒走七天，可以走到一座白色的山。在那山上，住着一隻無敵的白色公牛。牠不會讓人或者野獸走近牠身邊的。每七天他到山頂上去喝一次泉水解渴。牠

喝下七口水以後，就下山回到原來的那塊地方。在公牛的肚子裏，住着一隻白色的狐狸。在那白色狐狸的肚子裏，有一個白色的珠寶箱。在白色的珠寶箱裏面，住着七隻白色的小鳥兒。那些小鳥兒是我的魂靈。牠們是我的七種權力。誰也制服不了那白色公牛，或者捉住那白色狐狸，或者打開那白色的珠寶箱，或者捉住那些白色的小鳥兒！因為那公牛如果一死，白色的狐狸就走開了。如果狐狸給捉住，沒有人能打開那珠寶箱。就算珠寶箱給打開了吧，那些小鳥兒也會飛走的。」

國王的女兒將這些話重複說給巴箕亢聽。

過了幾天，巴箕亢請鮑胡汗放他去打獵。鮑胡汗答應了。巴箕亢先到「傑維施」。那兒去請教，

『我怎樣才能夠消滅那無敵的怪物呢？』

「給他酒，讓他喝醉！」傑維施」答道。

因此巴箕亢拿了七張大皮，包了七年的陳酒，拿到白山上去，把酒倒在泉水的

「傑維施」是回教的僧侶，專討飯和算命度日。

白色池底。他又掘了一個洞，自己躲進洞裏，靜靜等着。等到第七天，那白色的公牛果然來了。牠嗅了嗅那些酒，便咕嚕嚕吞下肚子，牠一下子跳了七棵樹那麼高，然後憤怒地咆哮着回到山頭上去。他口渴得難過，因此第二天又回來喝酒，喝醉了以後，牠不省人事地倒了下來。巴篋元於是跳出山洞，一劍砍下了那公牛的頭。

那時候鮑胡汗正在外面打獵，在公牛的頭被砍掉的那一霎那，鮑胡汗的頭也跳了一跳，混身發抖。

『那天我把祕密洩露給一個女人聽，太該死了！』他叫道。『我必須回去把她殺掉！』他說着跑回宮裏去。

可是巴篋元恰巧趕上殺死那狐狸和所有在珠寶箱裏的小鳥兒，於是怪物鮑胡汗在踏進宮門的時候，突然倒下來死了。巴篋元騎上他的黑馬，忽忽忙忙回到國王女兒的身邊。

他們結了婚，在鮑胡汗的宮殿裏快樂樂地住下去。



阿扎藍 · 別耳布

從前有一個國王。他有三個兒子，其中兩個很聰明，第三個却被大家看作蠢大。他的名字叫做阿洛·箕諾。國王有一個美麗的花園，花園裏面長着一棵蘋果樹。在這樹上只有三個蘋果。

有一天，一個叫化子走進花園，來到園丁的面前說：

『給我一個蘋果好不好！』

『不行，』園丁說。『誰也不許碰它們。只有國王才能採它。』

那句話使叫化子非常生氣，於是他對這花園說了一句咒語。立刻整個花園就乾枯了。

『怎麼啦？你！』園丁叫道。『我們的花園再也不會綠起來了嗎？』

『你們的花園嗎？除非你們捉到一隻名叫阿扎藍·別耳布的鳥兒，才能再使它發綠滋長。』

國王過來，看見他的花園變成這種樣子，立刻責備園丁。園丁把叫化子剛才所說的咒語告訴了他。

『我們現在怎麼辦呢？』國王問道。『誰能夠替我們捉來阿扎藍·別耳布呀？』
國王的大兒子上前說道：

『爸爸，我可以捉到阿扎藍·別耳布。』

第二個兒子上前說道：

『爸爸，我可以捉到阿扎藍·別耳布。』

『那麼你們兩人最好一起去找那鳥兒。』國王決定了說道。

兩兄弟於是上馬出發準備走遠路去找鳥兒。

小兒子阿洛·箕諾這時候正在外面散步。當他回來的時候，他不見了他的哥哥們，因此他到母親面前問道：

『哥哥他們呢？』

『我可憐的小戀大，你不會明白出了什麼事情的！他們出去找阿扎藍·別耳布了。』

阿洛·箕諾想了一想，就走到管馬人那兒說道：『給我一匹最好的馬，把牠駕上馬鞍，我要出遠門啦。』

『所有的馬都站在那兒了——你要哪一匹就挑那一匹吧。』那人答道。

阿洛·箕諾開始挑選馬匹，可是他的手放在那一匹馬的背上，那一匹馬就給他的力氣壓得低下了頭。他於是走出馬房，看見一匹身體又髒、毛又亂的馬站在外面。那馬好久沒有洗刷過了。阿洛·箕諾將手按在馬背上，牠沒有彎下來。阿洛·箕諾於是吩咐管馬的把這馬一天洗三遍，每小時給他吃四十磅葡萄乾。這樣餵養了三

天，阿洛·箕諾把這馬上了馬鞍，跨上馬背走了。很快的他就趕上了他的哥哥們。

「你跟在我們後面幹嗎呀？你想累我們害臊嗎？」大哥哥叫道，挨了阿洛·箕諾一下。

「別打他，」二哥哥說。「讓他跟我們一起來吧，他可以做我們的僕人。」

因此三個人一起走。他們走了好久，一直來到一個三岔口。一個老頭子坐在岔口的地方。

「日安，老祖父！」他們兄弟說。

「日安，我年青的小伙子。」老頭子答道。

「這些路是通到哪兒去的呀？」大哥哥問道。

「第一條通到特比里西，」老頭子答道。「第二條通到葉烈萬，第三條是一條邪路。誰走這條路將要永遠不回頭。它叫做「蓋丹·吉阿耳米雅茲」，意思就是說，「走這條路的永遠不會回來！」」

「你們各人走一條安全的路吧，」阿洛·箕諾說。「我走那「蓋丹·吉阿耳米

雅茲」路得了。」

「讓他走吧；至少我們可以擺脫這難大啦。」大哥說，於是他們各人走各人的路。

兩個哥哥在路上遇到了許多麻煩。爲了免得肚子餓，他們最後賣掉他們的馬，賣掉他們的好衣服，又替浴堂的老板去做工；一個做堂倌，一個做燒水火夫。

這時候阿洛·箕諾沿「蓋母·吉阿耳米雅茲」路前進。沒有人知道他走了多久，可是他終於來到「紅土」那塊地方。這兒各種東西都是紅的——樹籬、石塊、草籬、泥土籬等等。突然他的馬對他用人的聲音說：

「阿洛·箕諾，你知道我們在什麼地方嗎？這是三頭紅龍怪的地方！」
傍晚光景，阿洛·箕諾到了紅怪的屋子。一個女人站在門口。

「讓我把你癩起來吧，年青人，」她說。

「胡說，」阿洛·箕諾道。「我情願找些東西吃一頓，我肚子餓了。」
龍怪的妻子拿出兩碟食物來給他。

「你拿給我的是什麼呀？你想吊我的胃口嗎？我告訴你，我肚子餓了！」

「如果那點東西不夠你吃的話，你到院子外面去吧。你可以找到預備給龍吃的飯。你歡喜吃多少就吃多少好了。」

阿洛·箕諾走出院子，找到一百磅飯、兩隻烤全牛。他坐下來把這些東西吃光了——所有的飯和兩隻全牛。龍怪的妻子又說：

「年青人，我替你擔心。讓我把你藏起來吧。」

「我不怕你的龍怪！」阿洛·箕諾說。「我是來除去牠的。」

突然他覺得屋子震動了。「這是什麼？」他問道。「那是龍怪來了！」那女人答道。

龍怪來了。在他前面趕了一羣狼、狐狸和別的野獸。他把牠們趕到院子裏，然後走進屋子，他一看見阿洛·箕諾便說：

「好哇，阿洛·箕諾！」

「你怎麼認識我的呀？」

「你生下來的那一天，我恰巧在山裏散步，石頭囉、樹囉和草囉等等把你的誕生告訴了我。我想是你了，因為沒有別的人胆敢進我的屋子來的。」

說着龍怪轉臉去看他的妻子。

「把晚飯給我。」

「這年青人把你所有的晚飯吃光了，什麼也沒有留下來給你了。」

龍怪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從獸羣裏拉出兩隻狼來殺了，他的妻子替他煮好，三個人坐下來吃晚飯。龍怪看見阿洛·箕諾沒有把骨頭扔掉，却連肉一起吞下肚子裏去了。吃過晚飯以後，龍怪問阿洛·箕諾說：

「阿洛·箕諾，我們現在就較量呢，還是等明天早上呢？」

「隨你的便吧，我是一樣的！」

第二天早晨天一亮，這龍怪和阿洛·箕諾就醒過來抓住他們的標槍。

阿洛·箕諾說：「你先動手吧——因為我是客人。」

「那麼準備吧，我要投槍了！」

正在這時候，阿洛·箕諾的馬向他低聲說道：

「龍怪投標槍的時候，你用鞭子抽我一下，那麼我一跳跳高，那標槍就在我們底下過去了！」

這正是他們的做法。龍怪投了三次標槍，三次都在他們下面過去了。於是阿洛·箕諾叫道：「現在輪到我了！」他望龍怪跑過去，一下標槍就把他的三個頭削下來。他於是割下龍怪的鼻子和舌頭，把它們藏在馬鞍袋裏，走到龍怪的妻子面前。

「好啊，我未來的嫂嫂，」他對她說。

「我不要做你的嫂嫂，我要做你的妻子。」

「不行，我不能夠娶你；你嫁給我的大哥哥吧。」

三天以後，阿洛·箕諾決定繼續前進。

「你上哪兒去呀？」龍怪的寡婦問道。

「我去捉阿扎藍·別耳布。」

「我求你不要去！這是一件沒有希望的工作，你會喪命的。」

「我非去不可。」

因此阿洛·箕諾繼續他的旅行，一直來到一個地方，這兒什麼東西都是白的——泥土、草、樹和石塊等等。

「這是白龍怪的土地，」馬說。「今天傍晚我們就可以到他的屋子了。他不像紅龍怪一樣，因為他不止有三個頭，他有七個頭呢。」

「哼，那算不了一回事。我要把它們七個頭全砍下來。」阿洛·箕諾說。

靠近傍晚，他們來到了白龍怪的屋子，可是所有的門都是上了鎖的。阿洛·箕諾高聲叫道：「有人在家嗎？」

一個女人開門出來；吩咐他把馬牽到馬房裏去。他照她的話做好以後，走進龍怪的屋子，問那女人要些食物。她給了他五六碟食物。

「你以為我是一個小孩子嗎？我告訴你，我肚子餓了。」阿洛·箕諾說道。

「如果這些食物不夠的話，還有龍怪的晚飯啦。要吃多少你就吃多少吧。」

「阿洛·箕諾走到桌子旁邊，看見差不多有四百磅熟飯和三隻全牛。他坐下來

把所有的東西都吃光了。接着屋子開始震動起來。

『年青人！龍怪來了！讓我把你癡起來吧。』龍怪的妻子說。

『不，我到這兒來是要殺死你的龍怪的！』

龍怪很快就到了，在他前面趕了整整一羣野獸——獅子、熊、狼。他把牠們趕進院子以後，就自己走進屋子裏來，他一看見阿洛·箕諾，立刻伸出手去。

『久仰，阿洛·箕諾！』

『你怎麼知道我是阿洛·箕諾呢？』

『當你生下來的時候，山囉、岩石囉、樹囉、草囉等等，它們都把你的誕生告訴我了。你是阿洛·箕諾，因為沒有別的人胆敢進我的屋子裏來的。』

接着他問他的妻子要晚飯吃，可是她回答說，客人把它們吃光了。

『那沒有關係，我們可以把這些野獸煮一點。』龍怪說。

很快就到晚飯預備好了。龍怪注意到阿洛·箕諾連肉帶骨頭一起吃了下去。

吃完晚飯以後，龍怪說道：『好啦，我們現在就開始比武嗎？』

「隨你便吧，我是一樣的。」阿洛·箕諾說。

「不，還是等到明天早晨吧，」龍怪決定以後說。「我們有一個習慣。傍晚我們請客人吃飯，早晨請客人吃拳頭。」

第二天清早，阿洛·箕諾叫道：

「起來，現在是比武的時間了！」

龍怪起來了，拿起了標槍，走到門前的廣場上。

當阿洛·箕諾上馬的時候，馬對他說：

「你用鞭子抽我一下——我可以跳得像上次一樣高，龍怪的標槍又會在我們下面穿過去的。」

「投吧！」龍怪叫道。

「不，你先投，因為我是你的客人！」阿洛·箕諾答道。

「那麼準備吧，我要投槍了。」

龍怪三次在投出標槍之前先轉動它一下，可是阿洛·箕諾的馬及時跳到半空，

槍標在他的肚子下面穿過去了，既沒有碰到馬，也沒有碰到騎馬的人。它揚起了一陣灰塵，反而把阿洛·箕諾隱蔽了起來，龍怪以為阿洛·箕諾被殺死了。他嘲笑地叫道：

「喂，你怎麼啦，阿洛·箕諾？現在你在哪裏了？」

「別担心，我在這兒——現在你當心着吧！」阿洛·箕諾叫道，同時踢馬去撲龍怪。他一劍就把那怪物的七個腦袋和身體分了家。他下馬割下龍怪的鼻子和嘴唇，把它們扔到馬鞍袋裏。然後他走進他的屋子。

「我的英雄！」龍怪的寡婦嚷道。「你能夠殺死龍怪，這太了不起了！現在你娶了我吧！」

「不，你要留給我的二哥哥做妻子的。」阿洛·箕諾說着預備就走。

「你上哪兒去呢？」那女人問道。

「去捉阿扎藍·別耳布。」

「你永遠捉不到他的！」

「不管化什麼代價，我非捉到牠不可。」阿洛·箕諾說完，就騎馬走了。

當他們來到黑龍怪的土地，馬說：

「阿洛·箕諾，這是黑龍怪的土地，他有四十個頭呢。瞧，一切東西都是黑的——泥土、樹、石塊和草。」

阿洛·箕諾走進黑龍怪的屋子，看見一個其大無比的鍋子，裏面裝滿了八百磅熟飯，飯面上有四隻紅燒全牛。他坐下來把它們全吃光了。

傍晚時候，屋子開始震動了，龍怪進來了，在他前面趕着他捉來的動物。他一看見阿洛·箕諾，就到他面前來說：

「久仰，阿洛·箕諾！」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呢？」

「石塊、樹和草告訴我你的誕生，」龍怪答道，然後他叫妻子把晚飯端出來。

「阿洛·箕諾把所有的晚飯都吃光了，」她說。

「那沒有關係，我帶回來的動物當中，找幾隻給我煮些新鮮的吧。」

吃過晚飯以後，他們上床去睡覺了。第二天清早他們起來開始比武。他們比了三天三夜，阿洛·箕諾才把怪物殺死，將他的鼻子和嘴唇割下來，扔進馬鞍袋裏。他走進龍怪的屋子。龍怪的妻子看見了他非常快活。

「把我娶做你的妻子吧。」她說。

「好的。我可以娶你。」阿洛·箕諾滿腹心事的說着。

「你在想些什麼呀？」

「我們的花園乾枯了，我出來是爲了找阿扎藍·別耳布的，可是我在這兒把時間都浪費了。」

「去捉阿扎藍·別耳布很不容易呢，」龍怪的妻子說。「他是恰昌茲國王的，這國王現在已經睡了四十天了。等到他一覺睡醒，他那份力氣可以殺死四十個像你一樣年輕的英雄。」

「雖然這樣，我還是要去找牠的，」阿洛·箕諾說。「我回來以後，我們就結婚好啦。」

他離開了她，騎着馬走了。

當他來到海邊的時候，他的馬說：

『我不是海馬，我是不能夠游過這海去的。』

因此阿洛·箕諾下了馬，頭枕着石頭，躺在海灘上，逕自睡覺了。夢中他聽見一個聲音叫他：『阿洛·箕諾，在你的頭枕着的那塊石頭底下，有三付海馬的纏繩。拿兩副綁住你的腰，把第三副的末端浸在海裏。』阿洛·箕諾醒過來，搜搜石頭底下，果然找到了三副纏繩。他把兩副束在腰上，第三副的末端浸在水裏。馬上就有一匹海馬出現，想過來撲阿洛·箕諾，可是這年青人一點也不怕。他抓住海馬的鬃毛，把自己翻到馬背上去。於是海馬用人的聲音說：

『阿洛·箕諾，告訴我你要什麼吧？我肯爲你做一切事情。』

『我要阿扎藍·別耳布！』

『我自己不能夠把牠要來給你，可是我可以把你背過海去。在那邊，我們可以找到我的姐姐：她會替你捉到阿扎藍·別耳布的。』

海馬輕快地把他背到海的對岸。當阿洛·箕諾下馬的時候，他忘記了解開繩子，海馬就帶了它衝進海裏去了。

「唉，現在我怎麼辦呢？海馬帶了我的繩子走了！」阿洛·箕諾叫道。當他沿了海岸走着的時候，他考慮應該怎麼辦。他的手恰巧碰到了他的腰，於是摸摸腰間那兩副多餘的繩子。他拿下了一副，把它的末端浸在海裏，馬上另一匹海馬出現了，也打算來撲他。可是阿洛·箕諾連忙翻上牠的背。

「告訴我你要什麼吧。我可以替你做一切事情！」海馬說。

「我要阿扎藍·別耳布！」

「要牠很困難哩，」海馬說。「他關在恰昌茲國王王宮的鳥籠裏，那王宮就在海邊。我能夠一直游到那窗口下面，如果你用鞭子把我抽得夠重，使我混身三百六十條筋脈都震動起來的話，我可以跳出海面，一直跳到齊窗子高的地方，你伸手把鳥籠拿下來就行了。可是你如果拿不住呢，記好，你就要跌進海裏淹死的。」

「行，」阿洛·箕諾說道。他用鞭子給海馬那麼重的一抽，不但牠混身三百六

十條脈管都震動，連牠的肝也像火一樣燒起來了。海馬向上一跳，飛過那窗口。阿洛·箕諾伸出手去抓住鳥籠。海馬降落到陸地上，說：

「現在放我走吧。」

阿洛·箕諾放走了牠，開始動身回家。他找到了他的馬，籠子裏關着阿扎藍·別耳布，他們回到黑龍怪的土地。他和他的新娘子見過了禮，然後對他的魔鳥說：

「親愛的別耳布，請你開口，使這些黑色的山重新蓋滿綠色的植物吧！」

阿扎藍·別耳布說了幾個字，所有的黑山立刻都蓋滿了綠色植物。阿洛·箕諾對於這鳥兒的威力，不禁驚奇起來了。

他們拿走了所有黑龍怪的財產，再到白龍怪的土地。他們拿走了白龍怪的財產，還帶走了他的寡婦，她是要嫁給阿洛·箕諾的二哥哥的。他們離開以前，阿扎藍·別耳布使這土地上的一切東西重新轉為綠色。

很快他們就來到紅龍怪的土地了。在這兒，他們同樣地拿走紅龍怪所有的財產和帶走了他的寡婦，她是預備嫁給阿洛·箕諾的大哥哥的。在他們離開那土地以

前，阿扎藍·別耳布把一切東西重新轉爲綠色。然後他們一起回到老頭子坐着的三岔口。

「好哇，老祖父！」阿洛·箕諾說。「我的哥哥他們回來沒有啊？」

「沒有，他們還沒有回來呢！」老頭子說。

「那麼我要拜托你一件事了，請你代我照顧照顧這三個女人和這一隻鳥行不行？我要去找我的哥哥他們哩。」阿洛·箕諾說。

他白白找了好幾個城市。最後他來到一個城中，被人家邀請去吃飯。他問他的主人說：「我怎樣才能夠在你們的城裏找到兩個外鄉人呢？」

「只要我清早到市場上去，宣佈說你要請這兒所有的外鄉人吃飯。他們一聽見這消息，就全都會來了，那麼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找到你要找的人了。」

第二天大清早，阿洛·箕諾買了七隻牛，把牠們殺了燒熟，然後敲響了鐘。

當阿洛·箕諾的哥哥們聽見鐘響，就問他們的老板是怎麼一回事（你們應該記

得，他們是在浴室裏工作着的。

「那是請所有的外鄉人去吃飯的鐘聲呀，」他說。他們兩兄弟於是向老板請了假，一起到市場去。在市場上，他們發覺城裏所有的外鄉人都到齊了。

阿洛·箕諾一看見他的兩個哥哥，就給他們酒和肉，並且問他們說：

「你們還認識我嗎？」

「不，我們不認識你。」

「你們在哪兒工作呀？」

「在浴室裏。我是一個堂倌，我的兄弟燒水。」

阿洛·箕諾和他們一起來到浴室，對老板說：

「把他們的工錢算清吧。我要帶他們回家了。」

「他們是你的什麼人呀？」

「他們是我的哥哥。」

於是大哥哥說：「我們不認識你。你是誰？」

「我是阿洛·箕諾，你們這些懣大！」

「如果你是阿洛·箕諾，那麼告訴我們，我們爲什麼會到這兒來的？」

「嘿，我們去找阿扎藍·別耳布的呀，現在我把牠找到了。」

「牠在哪兒？」

「在三岔口的老頭子那兒。來，我們走吧。」

阿洛·箕諾替他的哥哥們買了新的好衣服，買了馬，然後三個人一起回到老頭子坐着等候的地方。

當他們看見那三個女人，兩個哥哥問她們是誰。

「這一位嘛，」阿洛·箕諾解釋道，「是紅龍怪的妻子，我把他殺死了。瞧，這是他的鼻子和嘴唇！大哥哥，她現在是你的妻子了。這一位是白龍怪的妻子，我也把他殺死了。瞧，這是他的鼻子和嘴唇！二哥哥，現在這一個女人是你的妻子了。這第三個女人是黑龍怪的妻子，我也把他殺死了。瞧，這是他的鼻子和嘴唇！現在她是我的妻子了。」

兄弟們挽了籠子裏的阿扎藍·別耳布，上了馬，每人的馬鞍前面坐了一個新娘子，就這樣動身回家去了。

他們騎馬走了一會，來到一座森林，森林裏有一口井。

「阿洛·箕諾，到井下面去給我們汲點水上來好不好！」他的兩個哥哥說。

可是阿洛·箕諾的妻子低聲對他說：「不要下去，阿洛·箕諾。他們要謀害你哩！」

「不會的，」阿洛·箕諾答道。「我的哥哥口渴了；我必須替他們去汲水！」

「那麼把我這一隻手套和這一隻小鞋子拿去，好好地藏起來。如果有什麼不測，以後我會請求國王去把它們找回來給我的；我一看見它們，我就知道這是你的信號，表示你已經逃出來了。」

阿洛·箕諾一落到井底，他的兩個哥哥就帶了阿扎藍·別耳布和那三個女人騎馬走了，把他丟在那兒。當他們進城的時候，哥哥們先派一個信差去通報國王，說他們回來了。

國王把老百姓召集在一起，盛大歡迎他的兩個兒子。讚揚他們。然後問他們道：

「你們帶來的女人是誰呀？」

大哥哥答道：「這是我的妻子（他指着阿洛·箕諾的妻子），這是我兄弟的妻子，這是她們的女僕。」

「國王，他撒謊！」阿洛·箕諾的妻子喊道。「我不是你大兒子的妻子！」

「好啦，孩子們，我看這裏頭有些蹊蹺吧，我也不知道到底是誰捉到阿扎藍。

別耳布的。誰能夠使牠講話，誰一定就是把牠捉來的人了！」

「讓我來試一試吧，我可以叫牠開口，」大哥哥說着就對鳥兒說，「寶貝的小

阿扎藍·別耳布，請你開口吧，使我們的花園重新生長起來吧！」

可是阿扎藍·別耳布一點聲音也不發。

於是二哥哥嘗試了：

「我寶貝的阿扎藍·別耳布，請你開口吧，使我們的花園重新綠起來吧！」

可是阿扎藍·別耳布也依舊不響。

這樣一來，大家都懷疑起來了，因為花園依舊一片乾枯……

現在讓我們回頭去講阿洛·箕諾吧。

我們不知道他在井裏坐了多久；總之坐了不少時候就是了。後來總算有一個商人和他的駱駝隊經過井邊，吩咐僕人到井裏去汲水。阿洛·箕諾一聽見他們的聲音，立刻叫道：

「幫幫忙，把我救出來好嗎！你要多少水，我可以給你帶出多少水來！」

他們把水桶垂下去，先吊出他們所需要的水，然後再把繩子垂下去吊出阿洛·箕諾。他們是化了一二十個人的氣力才把他吊了上來的。

商人問他怎麼會落到井裏去的。阿洛·箕諾回答道：

「我是一個流浪的人。有一天晚上我正在這兒走過——黑得很——一不小心，就跌進去了。」

「你想到哪兒去呢？」

「回到我的城裏去。」

阿洛·箕諾和那商人過了一夜。他們一起吃晚飯，一起睡覺。早晨的時候，他們走到國王——就是阿洛·箕諾的父親的城市。阿洛·箕諾找到一個肯收留他的老頭子，就在他的家裏暫時棲身。

有一天，老頭子看見國王的僕人在城裏走來走去，給大家看一隻女人的手套，說道：「國王的兒子要結婚了，國王想找人替他的未來媳婦縫一隻手套，要和這一隻一模一樣的！」

老頭子把他看見的事告訴了阿洛·箕諾，阿洛·箕諾心裏明白，他的妻子需要他和打算找他。因此他離開了老頭子，到一個裁縫那兒去當學徒。這裁縫當然不知道阿洛·箕諾是誰。

國王的大臣到一家家裁縫店去，把這手套給他們看。他們也到阿洛·箕諾工作的那家舖子去，問那裁縫能夠不能夠縫出一隻和它一模一樣的手套。裁縫說他不能夠，可是阿洛·箕諾突然上前說道：

「答應下來吧，老闆，這手套我縫得來的！」

「瘋了嗎？你？」裁縫嘆道。「你昨天才來學裁縫，現在你就要承包這樣一件複雜的工作嗎？」

「讓他試一試吧，」國王的大臣說，「如果他縫不來，國王會把他腦袋砍下來的。」

「我們瞧着吧。」阿洛·箕諾鎮靜地說。

裁縫嚇呆了，說：「你會糊里糊塗送了命的！總而言之，我做了二十年以上的裁縫了，也縫不來這樣一隻手套呢……」

「不要怕，老闆！」阿洛·箕諾說。「如果你給我買一百五十磅花生來，我可以替你把手套縫出來。」

裁縫立刻到市場上去，可是只買回來一百二十磅花生。

「爲什麼你帶來的花生比我所說的少了三十磅呀？」

「我身邊沒有那許多錢。」裁縫解釋道。

阿洛·箕諾邁着坐在那兒剝花生。早晨裁縫走來，看見國王的手套騎在那兒，

在它旁邊另外還有一隻和它一模一樣的手套。他想把它檢起來看看，可是阿洛·箕諾照他別用手去碰它。

「老闆，你會把它弄壞了的。」

大臣們不久就來問話：

「手套完工了嗎？」

裁縫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可是阿洛·箕諾上前把一雙手套呈上去。大臣們也怔住了。

「好哇，老闆，」他們說，「跟我們一起到國王那兒去吧。爲了這件工作，他會付你錢的。」

「去呀，老闆，去把錢收下來得啦。」阿洛·箕諾說。

「不，我的孩子，還是你自己去吧。如果國王不歡喜你的工作，讓他砍掉你的腦袋吧，可不要砍我的！」

因此阿洛·箕諾就到王宮裏去。當大臣們把手套給國王看的時候，國王說：

『這種事情我不懂，拿去給我未來的媳婦看吧。』

阿洛·箕諾的妻子很歡喜這工作，她當然認出那手套來囉，可是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她給了這裁縫三百個盧布，國王自己又加了兩百個盧布。

這錢交給了阿洛。箕諾以後，他就把錢拿回去給裁縫，對他說：

『喂，老闆，把錢拿去吧！』

裁縫非常開心，把它收下了。阿洛·箕諾又說：

『老闆，你是一個壞人。』

『爲什麼？』

『我求你替我去買一百五十磅花生，可是你只給我買了一百二十磅。我再也不在你這兒跌下去了。』說完，他走到皮鞋匠那兒，去懇求收留他做學徒。

『老闆，我是一個孤兒，我沒有家，請你可憐我，把你的本領教給我吧。』皮鞋匠歡喜他，就把他收做學徒。

大臣們很快就到皮鞋匠這兒來。他們給他看一隻小鞋子，請他照樣做一隻。老

闊說他做不來，可是阿洛·箕諾却上前說他可以做的。

「你才來跟我學手藝啦，你怎麼能夠接下這樣一件工作呢？」皮鞋匠生氣地說。

「用不着生氣，老闆，我確實能夠做出那樣一隻鞋子來的！」

「可是當心呀，」大臣們警告他說——「如果你做不出來，國王會把你們兩個人的腦袋都砍掉的。」

「你敢接這樣的定貨嗎？可憐可憐我吧，我已經是一個老頭子啦！」皮鞋匠哀求他說。

「不必害怕，老闆，我會做出這鞋子來的。如果你買三百磅花生給我，我今天晚上就可以替你把鞋子做好！」阿洛·箕諾說。

可是皮鞋匠只給他買了兩百八十磅。

「老闆，現在你先回家，讓我靜靜地工作吧。」阿洛·箕諾說。

皮鞋匠回家去了，可是他很擔心，睡不着。那天晚上，他又走到舖子門口，去

偷看阿洛·箕諾在做什麼。他只看見他坐在那兒剝花生。「天哪，我怎麼會聽信那不中用東西的鬼話呢？我的頭要保不住了，還用得着說嗎！」皮鞋匠暗暗叫苦。

第二天清早，他回到舖子裏來，却發現國王的鞋子已經做好在那兒了，跟原來的一隻完全一模一樣。他想把它拿起來看看，可是阿洛·箕諾立刻阻止他說：

「不要動，老闊——昨天你不肯接下定貨，現在我也不讓你去碰它！」

大臣們不久就來了，對這件工作非常滿意。

「你們兩人，隨便那一個跟我到國王那兒去收工錢吧。」

「你去吧，」鞋匠對阿洛·箕諾說道，「因為國王不歡喜這工作也說不定。」

因此阿洛·箕諾又進王宮裏去，國王吩咐他把鞋子拿去給他未來的媳婦看。她頓時認出了阿洛·箕諾，當她假裝看鞋子的時候，低聲對他說：

「爲什麼你不告訴國王你是誰呢，免得他把我嫁給你的哥哥啦？」

「不要急，時候還沒有到！」阿洛·箕諾低聲答道。

她給了他五百個盧布，國王又加了五百個盧布，阿洛·箕諾就把錢拿回去給皮鞋匠。

「錢在這兒，老闆。我再也不願意做你的學徒了。」

「爲什麼？」

「因爲我請你買三百磅花生，你却只給我買二百八十磅。」

於是阿洛·箕諾仍舊回到從前曾經獸過的老頭子家裏。

「你上哪兒去來啦，我的孩子？」老頭子問他。

「我年青着啦，你知道。我就在城裏浪蕩了一轉，」阿洛·箕諾說着給了那老頭子十錠金子。

過了不久，這老頭子又到市場上去，看見那兒有許多武士，他聽說這是恰昌茲國王的軍隊，恰昌茲國王到這兒來找偷去他的阿扎藍·別耳布烏兒的人了。老頭子把這話告訴阿洛·箕諾，阿洛·箕諾說：

「老爸爸，到國王那兒去告訴他：『把你的馬給我的兒子吧。他會騎馬到恰昌」

「茲國王那兒去的。」

老頭子走到宮裏，把這話告訴了國王，國王說：

「自從我的兒子們把我的馬帶回來以後，牠一直站在馬房裏；沒有一個人敢走近牠一步。」

阿洛·箕諾的妻子猜想這老頭子是她丈夫派來的，因此她請國王答應他的請求，國王聽了她的話，答應了，於是她把馬牽出來交給老頭子，老頭子又把馬牽去交給阿洛·箕諾。

阿洛·箕諾跨上他忠實的馬，動身到市場上去了。半路他碰見了他的大哥。

「上哪兒去呀？你？」阿洛·箕諾問道。

他的哥哥沒有認出他來，說：

「我偷了阿扎藍·別耳布這鳥兒，現在我要去見恰昌茲國王，告訴他我爲什麼那樣做。」說着他轉過了馬，一直騎到恰昌茲國王的武士面前。

「國王的營帳在哪兒？」他問他們。

「在那邊；紅色的！」

他走進紅色的營帳，向國王鞠了七次躬。

「你是國王的兒子嗎？」恰昌茲國王問道。

「是的，國王。」

「你偷了阿扎藍·別耳布嗎？」

「是的，國王。」

「你怎樣偷的呢？」

「我從你森林裏的一棵樹上捉來的。」

「你撒謊啦，朋友。阿扎藍·別耳布——不是你偷的。滾開吧！」

國王的大兒子只好回到宮裏，二兒子接着出發了。

阿洛·箕諾碰見了他，問道：

「你上哪兒去呀？」

「我偷了阿扎藍·別耳布，現在我要到恰昌茲國王那兒去解釋。」

他走進國王的營帳，向他鞠了七次躬。

「你偷了阿扎藍·別耳布嗎？」

「是的，國王。」

「那麼告訴我你怎樣偷的！」

「天黑了。突然我看見那鳥兒飛上一棵樹，棲在牠的窠裏。我伸過手去，就把牠捉住了。」

「胡說，你一輩子也沒有偷過阿扎藍·別耳布。」恰昌茲國王嚷道，吩咐這二
哥滾蛋。

接着恰昌茲國王宣佈道：「快把偷阿扎藍·別耳布的人找來，要不然我要掃平
你們整個國家了！」

阿洛·箕諾到他父親那兒去，請求到恰昌茲國王那兒去說明一切。阿洛·箕諾
的父親沒有認出他來，對他說：

「好的，你去吧。」

「國王，」阿洛·箕諾又請求說：「先開我一點恩吧。如果我和他講話以後，恰昌茲國王和他的軍隊就太平平地撤退，你要答應我管理這王國三小時。」

國王答應了。阿洛·箕諾於是騎馬去見恰昌茲國王。

「你是國王的兒子嗎？」恰昌茲問道。

「是的，國王！」

「你偷了阿扎藍·別耳布嗎？」

「是的，國王。我偷了阿扎藍·別耳布。」

「那麼告訴我你怎麼偷法的。」

阿洛·箕諾把整個故事告訴了他。

「那你一定是阿洛·箕諾了？」恰昌茲國王說。

「是的，國王，我是阿洛·箕諾。」

「可是你怎樣能夠證明你立過那許多功勞的呢？」

於是阿洛·箕諾拿出他的馬鞍袋，給國王看那三個龍怪的鼻子和嘴唇。

恰昌茲國王說：

「我的孩子，你可以留着那阿扎藍·別耳布！」他和他的武士就騎馬走了。

阿洛·箕諾回到他父親那兒說：

「你不認識我了嗎？」

「不，我不認識你。」

「我是你的兒子，阿洛·箕諾呀！」

「如果你當真是我的兒子，那麼使我的花園重新開花吧！」

因此阿洛·箕諾走到阿扎藍·別耳布面前對牠說：

「親愛的小鳥兒，開口使我們的花園重新開花吧！」

鳥兒開口了，花園裏的花馬上就開放了。

接着阿洛·箕諾對國王說：

「爸爸，你答應過讓我管理這王國三個鐘頭的呀。」

「不錯，答應過的，孩子！」

於是阿洛·箕諾就坐在他父親的王位上，開始審判他的兩個哥哥。他們把一切話都承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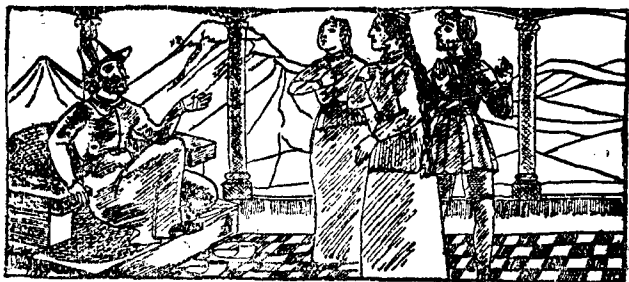
「我應該怎樣處罰他們呢，爸爸？」

「我的孩子，這都是你的事情了。」

阿洛·箕諾於是決定了：

「既然他們沒有要我的命，我也不要他們的。可是我要他們立刻離開我們的王國，帶走他們的妻子，永遠不准再回來。」

哥哥們當然只好離開這國家囉，阿洛·箕諾、他的妻子和父親，從此以後，生
活在和平和快樂裏面。



阿累格

—

好久好久以前，在阿臘臘特山脚下，住着一個名叫阿爾曼的老王子。他的妻子死了，留下兩個可愛的女兒和一個兒子給他。這兒子是一個非常漂亮的孩子，名字叫做阿累格。

有一天，阿爾曼把他的孩子們叫來對他們說。

「我親愛的孩子們，所有這些田地、樹林，所有這些牧場、山崗，都是國王爲了獎勵我的服

務才賞賜給我的。現在你們長大了，我也老了。我想把你們送到朝廷上去，到那兒去贏得名譽和光榮，正像我當年所做的一樣。你們當中哪一個願意去呢？」

「我去，爸爸！」大女兒說：

「我也去！」妹妹叫道。

可是阿累格一聲也不響。

「你怎麼啦，阿累格？」

「爸爸，我非常想去，可是我怕妨礙了姐姐她們。」

「那麼我讓你們大家比賽一下吧，」阿爾曼說。「你們輪流穿上打獵的衣服，挑選自己的武器，天亮時候騎馬出去打獵。誰帶回來的野味最多，我就把誰送到國王那兒去。」

第二天早晨，大女兒出發了。當她走到附近一個山谷的時候，她碰見了一個全身武裝的、戴面具的騎士。

她嚇得勒住了馬等在那兒，不曉得應該怎麼辦才好。戴面具的騎士跑到她面前

說：

「哈囉，漂亮的小子！這樣大清早你上哪兒去呀？」

她開始口吃了：「我……我不知道上哪兒去……我……我不能夠回去……我的爸爸會笑我的……」

「哈哈，這樣說來，你自己也不知道上哪兒去啦？我來告訴你！轉過身來回去吧，要不我就砍掉你的腦袋！」

於是騎士揮動他的大劍恐嚇她。

女孩子向他叫道：「請你別殺死我！我不是一個獵人，我是一個女孩子！」

「女孩子！那麼回家去餵你的雞吧！如果想裝作男人的話，單單穿上男人的衣服是不夠的，你還要有一個男人的心才行。」

說着騎士走了。嚇得手足無措的女孩子趕快回家。

「你的野味呢？」父親問道，「你爲什麼回來得這樣快呀？」

「我半路上突然發熱。我覺得難過，只好回來了，」女孩子答道。

第二天輪到她的妹妹出發了，可是她同樣被那一個戴面具的騎士趕了回來。

第三天早晨，王子派阿累格出去。當那戴面具的人出來向他挑戰的時候，他還沒有走到山谷。

「好哇，漂亮的小子，我想請問一聲，你上哪兒去呀？」

阿累格生氣地答道：「那關你什麼事？我不是釘人家棺的那種人，對不對？同時我也不是手裏拿着矛、腰間掛着劍、臉上蒙着面具、專門等在樹底下搶劫旅客的人，像你一樣的人！」

「哈哈！這樣說來你叫我做強盜啦，是嗎？爲了這一句話，你要付出你的性命來哩！」騎士用可怕的聲音叫道，拔出他的劍向阿累格衝過來。

「一看那面具，我就看出你是一個強盜來了。像你這種人，我們的武器一下子就可以解決了！」阿累格嚷道，放馬過去迎他的敵人。

他們交戰了好久，雙方不分勝負。最後戴面具的人開始露出疲倦的樣子來了，然而阿累格却還是勇猛如常。他把敵人從馬上打下來，再下馬舉起了劍，準備一劍

送他的命。可是那人馬上拉下了面具。

「爸爸！」阿累格吃了一驚，「如果你的面具慢一步脫下來，我早就把你殺死了！」

阿爾曼王子擁抱他的兒子，稱讚他的勇敢，並且對他說：

「做得好，我的兒子阿累格！現在你去服侍國王吧，可是記住這句話。他的朝廷像一個陷阱——你錯走一步，可永遠回不來了。愛真理，永遠不要撒謊，現在你接受我的祝福起程吧！」

二

阿累格一到朝廷，就去進見國王，國王非常歡喜他。

「我真正沒有想到，我們的好阿爾曼有這樣一個魁梧的兒子。你叫什麼名字呀？」

「阿累格，你卑賤的僕人。」

「阿累格？好名字！明天我們要去打獵，你陪我一起去吧。」

國王有一個獨生的女兒，名字叫做努努法兒，她比太陽還要美麗。當她的父親和阿累格講話的時候，她從帘子後面偷看，心中非常羨慕那位年青人。「那阿累格呀，」她低聲給自己說，「他跟我夢中所看見的那一個年青人一模一樣……」

第二天大清早，號角吹起來了。一大羣騎士聚集在宮院裏，帶齊了弓箭、長矛和各種打獵的武器。他們同時還帶了狗和鷹，以及一切爲隆重的行獵所需要的東西。獵人們騎馬走到四面都被樹林包圍着的草原。狗把動物從樹林裏趕到草原上，獵人就排列在那兒等候追趕那些動物。

阿累格在國王身邊打獵。國王去追一隻鹿，一不小心，從馬背上摔了下來。當他跌在地上的時候，一隻大熊想來撲他，用後腳直起了身體。可是阿累格立刻翻下馬背，下來搶救國王。他的劍一揮，熊的頭被砍成兩半，國王因此得救了。

獵人們都嘆息道：「可惜我們不在國王身邊，這功勞却給阿累格搶去了。要不然，就會是我們救了國王的。」

阿累格的功勞很快就傳到城裏，獵人們回去的時候，半路上遇見一班歌頌國王和阿累格的老百姓。

『從今天這件事情，可以判斷你了不起的忠心了，阿累格，』國王說。『從此以後，你將永遠留在我的身邊。在我的馬匹當中，你自己去挑選一匹，我的武器當中，你自己去挑選一件吧！』

正在這時候，努努法兒坐在她的房間裏暗想：『唉，什麼時候我才能夠叫阿累格靠近我呢？爲什麼我不能夠派人去叫他來呢？我沒有朋友、也沒有伴兒——讓他過來，成爲我世界上最親愛的人吧！』

想到這一點，她拍拍手把宮女叫來，告訴她說：

『告訴阿累格，叫他馬上到努努法兒這兒來。你說我希望見見他！』

宮女就去把這話告訴阿累格。可是他答道：

『不，我不能夠去看她。』

『爲什麼呢，大人？她命令你去呀！』

「我沒有理由去看她，這就是爲什麼。」

「大人，她說「來看我！」就是那麼一句話。」

「我一定不去！這就是我的回答。」

宮女回去把這答覆告訴努努法兒，她一聽見阿累格這個回答，就覺得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委曲，於是不停地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宮女看見她的女主人這樣難過，就對她說：

「公主，這種小事情，你用不着這樣放在心上的呀。他只是太怕難爲情，所以不敢來罷了。我把你的話去告訴他的時候，他那張臉脹得像一朵紅玫瑰一樣紅！說句真話吧，那時候他有說不出的漂亮呢。」

可是努努法兒心中越想越慚愧，越想越委曲，因此她病倒了。

担心得不得了的國王就把他的醫生召集起來，他們互相商量了好久——可是都表示斷不定公主生的是什麼毛病，也不知道該怎樣醫治才好。

國王失望了。努努法兒是他唯一的女兒，也是他的王位繼承人。一切大臣和老

百姓都憂愁了，只有阿累格一點不覺得什麼。他根本沒有想到公主生病就爲了他。

努努法兒生病的時候，前任首相的寡婦在她身邊侍候。碰巧這寡婦有一個長大的兒子，她巴不得自己的兒子給國王做女婿。因此她日夜夜服侍努努法兒，打算獲得她的好感。

有一天，國王派一個小丑到努努法兒床邊，打算用他的笑話逗她開心，但小丑看見自己的那些笑話一點用處也沒有的時候，就突然對努努法兒說：

「公主，如果我把你醫好，你答應給我什麼呢？」

「既然你知道什麼藥方，爲什麼還不馬上說出來？你這傻瓜！」首相的寡婦接上去說。

小丑跳到半空，拍拍自己的前額說：「在這王宮裏住着這麼一個年青人，他白得像雪，紅得像玫瑰。讓阿累格到努努法兒身邊來吧，公主馬上就會好起來的！」他於是蹦着跳着跑出房間去了。

那首相的寡婦突然計上心頭。「現在我明白了，」她想道。「那傻瓜把我所有

的計劃都被壞啦。好吧，我這就着手去阻止這件事情。我把阿累格弄到遠遠的地方去，叫他永遠找不到路回來！」

第二天早晨，她起來得比任何人早，忽忽忙忙去朝見國王。

「唉，國王啊，」她說，「我帶了喜訊來給你啦。昨天晚上我夢見死去的王后。她告訴我說努努法兒必須喝到「生命的水」才能得救呢！」

「「生命的水」？」國王疑惑地重複一遍。「可是誰能夠代我去討來呢？」

「唉，國王呀，王后說只有一個人能夠去，阿累格！」

國王馬上召見阿累格，命令他出發去找「生命的水」。

「去吧，我的孩子！如果你把那魔水帶來給我，我要把我的女兒努努法兒嫁給你，把我一切的財富做她的陪嫁！」

「只要你吩咐我去做，就是不拿獎賞，我也是願意的。」阿累格說，「可是我上哪兒去找那「生命的水」呢？」

「我的孩子，誰也不知道上哪兒可以找到它！你必須走到異鄉外國去打聽。就

算你找不到「生命的水」，至少你也可以借這個機會看見許多東西、學會許多東西呀。我的財富全給你打開了，盡量拿走你所需要的金子和寶石吧。」

三

阿累格騎了他忠實的馬巴濟克出發了。他旅行了好久，經過了許多土地，遭遇了許多危險和不幸，最後來到一塊名叫「魔地」的地方。

這是一個天氣又熱、太陽光又猛的日子，阿累格停在一個湖邊上，把巴濟克拴在樹蔭裏，他坐在馬身邊，從馬鞍袋內摸出一些食物來吃，填飽他的飢腸。

突然他看見一羣鴿子落在湖灘上，牠們脫下了牠們的毛，變成幾個美麗的小姑娘，撲進湖裏去。阿累格起先滿心驚奇，可是接着打定主意要作弄她們一下。他爬過去把其中一位鴿子姑娘的羽毛偷走了。

小姑娘們從水裏出來，穿上羽毛飛走了，只有一個例外，她找不到她的羽毛衣，沒辦法又重新跳回湖裏去。這時候阿累格手上拿着她的羽毛走過來。小姑娘在

水面上露出頭來，懇求他說：

「把我的羽毛還給我好不好，讓我飛走吧！」

「漂亮的鴿子姑娘，」阿累格說，「我把羽毛還給你。可是你如果有辦法，給我帶點「生命的水」回來吧！」

鴿子姑娘穿上羽毛，張開翅膀走了。她很快就回來，嘴上銜了一隻小瓶，裏面裝滿了「生命的水」。阿累格萬分感謝地接下了瓶子，把它藏在衣服底下，滿心輕鬆地動身回家去了。

四

因為他記不清楚回去的路，只好望着大概的方向走。過了一會，他看見一個大城市裏面的塔頂和屋頂。他走到城門，對守城的人說：

「謝謝你們，請問這是什麼城？上哪兒旅客才可以住一晚呀？」

可是守城的人沒有回答。他再問了一遍，他們依舊不回答。他於是把一個人推

了一推，不禁嚇了一跳，原來他們是些石頭人，而不是活人。他走進城裏，看見一切居民和一切東西都是石頭的，他越加驚奇了。這裏是一羣給定身法定住了的人，其中有些嘴巴還張開着，彷彿對別人講話的樣子。那兒站着一個賣水果的人，正當他從籃子裏把水果放到顧客的籃子裏去的那一霎那，他給變成石頭了。賣水果的人、買水果的人、籃子、水果——全都變成石頭了……

「喂！這兒還有活人嗎？」阿累格叫道。

他聽見一個打算回答他的微弱聲音：「一切……變……成……石頭……」

他連忙向着那發出聲音的方向趕過去，他穿過一個美麗的王宮，連王宮裏的泉水和花朵都是石頭的，在王宮的花園裏。他找到一個男人的石像，可是頭却是活的。

「你是誰？」阿累格問道。

「水……水……」那頭吞吞吐吐地說。

「你們的城連水都變成石頭了。等一等，我給你一滴「生命的水」吧！」阿累

格從他寶貴的瓶子裏倒出幾滴水，滴進那石頭人的嘴裏。那石頭人，全身馬上抖了一抖——它動起來了，活了。這時候這活了命的人用手抱住阿累格說，

「讓我們去躲起來吧，我的孩子。快，趁那可怕的老太婆還沒有回來之前！」

阿累格被一切所見所聞的東西怔住了，就跟了這人走進宮裏去，同時問道：

「告訴我——那老太婆是誰，怎麼會使你害怕成這個樣子的呀？」

「我的孩子，你應該知道，她是一個很厲害的女巫！她把我們全城都變成石頭了，她每天到這兒來望望她那醜惡的傑作。我是這城的國王；我的名字叫做安達斯。她把我也變成石頭了，可是却讓我的頭活着，使我可以看見她的一切本領！」

「你知道這女巫怎麼會有這本領的嗎？」

「知道的。全在於她那些魔杖，」安達斯王說。

「那麼我們必須把她的那些魔杖搶過來，把她的魔法破掉！」阿累格叫道。

正在這時候，女巫騎着一把掃帚，揮着一條蛇皮做的鞭子，在天空中出現了。

阿累格和安達斯國王迎着跑過去。女巫一看見安達斯，立刻向他撲上去，舉起她的

魔杖嘶嘶地說：

「誰破壞了咒語、把安達斯的靈魂還原啦？安達斯，仍舊變成石頭！」

她正要揮舞她的魔杖，阿累格一手便把她手上的一束魔杖搶過來，他把她的手和脚都捆了起來，然後檢起魔杖。

「我該怎樣處罰你呢，你這下流的老女巫？」安達斯嚷道。

「你並沒有制服我，安達斯國王！」女巫說。「制服我的是阿累格，因此你沒有什麼值得驕傲的！」

「首先，把你的咒語解除了吧！」阿累格命令她。

女巫支撐起來，唱道：

「對了，時間到了！讓石頭城回復它的生命吧，一切我在別李阿、我的統治者的名字下面所做的壞事，叫它們現在全解除了吧！雷呀、你們雲呀、閃電呀——讓水流起來吧，讓草生長起來吧，鳥唱吧，所有的動物和人醒過來吧！」

整個城市馬上復活了。一切事情接連下去，彷彿什麼事情也沒有發生過似的。

公鷄繼續他的啼叫，樂師繼續他們的演奏，舞蹈家繼續他們的舞蹈。除開安達斯王以外，甚至沒有一個人懷疑過他們整整睡了四十年。

軍隊的統帥和指揮走到國王面前，深深鞠了一個躬，說：

「回裏國王，軍隊已經準備好，只等候你的命令了。敵人正要攻城哩。」

「等一等，等一等，」安達斯王說。「四十年之前，在我們變成石頭的那一天，確確實實有一隊敵軍前來進攻……可是等到他們進城，發現我們全都是石像以後，他們就走了！」

統帥和指揮張大了嘴巴，你看我，我看你的弄不明白。誰變成了石頭啦？國王在跟他們說些什麼話呀？霎時之間大家都發瘋了！

變成石頭之前，統帥正在吃飯。現在他才忽忽忙忙吃完飯，跑進宮裏來了。至於軍隊的指揮呢，他被變成石頭的時候正在上馬。現在他翻身跨上馬鞍，就騎馬來見國王了。他們兩人都不敢相信自己做了四十年的石頭人！

阿累格看見他們沒法弄明白這件事情，於是檢起一根魔杖，說：

「瞧你吧！你穿着冬天的衣服，然而現在是夏天了。你們看看這老女巫。是她把你們變成石頭人的。如果你們依舊不相信，那麼看看她這些魔杖的魔力吧！」

他用魔杖敲了敲女巫，說：

「老女巫！用別李阿、烏里爾和沙達涅爾精靈的魔力吩咐你，你變成石頭吧！」

女巫頓時改變了，首先是一隻驢子，接着是一隻烏鴉，最後是一個石頭人。大臣和指揮嚇了一跳，於是相信安達斯王的故事了。老百姓也相信了。他們聽說阿累格怎樣救了他們，於是非常感激他。他們爲他舉行了二十天的大宴會。安達斯王不想放他走，可是有一天晚上，阿累格夢見努努法兒快要臨終了。他一覺醒來，馬上跨上他忠實的馬巴濟克，就忽忽忙忙趕回家裏去了。

五

這時候，努努法兒委實非常軟弱。她對於父親的眼淚、御用小丑的笑話、或者

首相寡婦的細心看護。都一點反應也沒有。到這種時候，她軟弱得話也講不出，手指也不能動了……

突然大家傳說阿累格回來了。努努法兒的宮女就走去告訴他，叫他馬上到公主那兒去。這一次阿累格一點也不手忙腳亂了，他把裝着「生命的水」的瓶子拿出來，趕忙走到公主的床邊。她早已不省人事了。阿累格灌了幾滴仙水進她的嘴裏，她馬上就張開眼睛認出了他。

「阿累格已經回來了！」她快活地低聲說道，連忙用兩隻手掩住了臉。

國王擁抱阿累格，快樂得流出眼淚來。

努努法兒從床上起來，走進她的房間，穿上最好的衣服出來，真是堂堂一個公主的樣子。她的美麗使阿累格滿心驕傲和快樂。

他們手挽手地走進朝廷，大臣們聚集在那兒。老王子阿爾曼和他的兩個女兒也來了，因為努努法兒早已派人去邀請他們。大家都很快活。

阿累格領了努努法兒到國王面前，請求和她結婚。這請求答應了，還用得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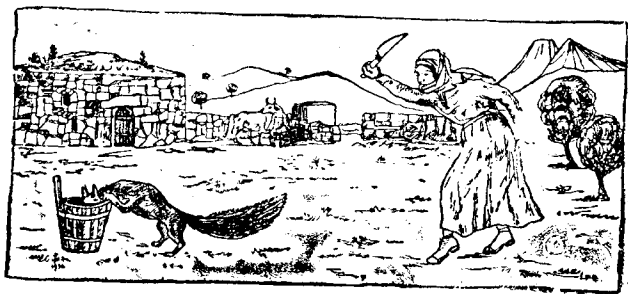
嗎。

於是音樂奏起來了，一切人開始跳舞了。婚禮喜宴舉行了四十天四十夜，接着阿累格和努努法兒到凡湖渡蜜月。

當他們的船來到大湖當中的時候，阿累格把女巫的那些魔杖拿了出來，全身畢直地站起來說：

『沉到凡湖的水底去吧，你們這些魔杖，永遠不要浮上水面來了！讓你所有的魔力永遠消滅了吧！』

殘忍的女巫的那些魔杖沉下去了，一根接着一根，一直沉到凡湖的湖底。它們說不定現在還留在那兒呢。



沒有尾巴的狐狸

從前有一個老太婆。有一天她把一桶牛奶放在地上，就走去搬木柴。她想生起火來煮這些牛奶。

一隻狐狸恰巧打這兒走過，看見了那一桶牛奶，就把頭伸進木桶裏去，牠把所有的牛奶都舐光了。

老太婆一看見這事情，連忙抓起一把切菜刀，一直跑到狐狸身邊，割掉了牠的尾巴。

狐狸跑開了幾步，接着又回來了，牠坐下來

懇求那老太婆說：

「祖母，祖母，把尾巴還給我吧！我要把它重新裝在原來的位置上，這樣我才能回到我的兄弟那兒去呀！要不然牠們會笑我，並且說「你的尾巴怎麼了啦」的。」

老太婆答道：

「把牛奶還給我，我就把尾巴還給你好了。」

狐狸跑到母牛那兒對她說：

「母牛，我親愛的母牛，請你給我一點牛奶好不好？我要去把它交給老太婆，然後她才肯把我的尾巴還給我。我要把尾巴重新裝在原來位置上，然後我才能夠回到我的兄弟那兒去呀！要不然牠們會笑我，並且說「你的尾巴怎麼了啦」的。」

母牛回答道：

「給我弄點草來！」

因此狐狸走到田地上，對田地說：

「田地呀，我美麗的田地呀，請你給我一點草吧！我要把它拿去給母牛，然後

母牛才肯給我牛奶。我把牛奶拿去給老太婆，然後我才能夠回到我的兄弟那兒去呀；要不然的話，牠們會笑我，並且說「你的尾巴怎麼了啦」的。」

田地回答道：

「給我弄點水來！」

因此狐狸走到小溪邊，對小溪說：

「小溪呀，親愛的小溪呀，請你給我一點水吧！我要把它拿去給田地，然後田地才肯給我一點草。我把草拿去給母牛，然後她才肯給我一點牛奶。我把牛奶拿去給老太婆，然後她才肯把尾巴還給我。我再把尾巴按在原來位置，然後我才能夠回到我的兄弟那兒去呀。要不然牠們會笑我，並且說「你的尾巴怎麼了啦」的。」

小溪回答道：

「去！給我拿個小甕來！」

因此狐狸跑到小姑娘那兒去懇求她：

「姑娘呀，漂亮的姑娘呀，把你的水甕給我吧！我要把它拿去給小溪，然後小

溪才肯給我一點水。我把水拿去給田地，然後田地才肯給我一點草。我把草拿去給母牛，然後母牛才肯給我一點牛奶。我把牛奶拿去給老太婆，然後她才肯把我的尾巴還給我。我再把尾巴裝在原來的位置上，然後我才能夠回到我的兄弟那兒去呀；要不然牠們會笑我，並且說：「你的尾巴怎麼了啦」的。」

小姑娘回答道：

『給我去弄一粒美麗的念珠來吧！』

狐狸走到小販那兒，懇求小販給他一粒念珠。

『小販呀，唉，小販呀，給我一粒美麗的念珠吧！我要把念珠拿去給小姑娘，然後她才肯給我麪的水壺。我把水壺拿去給小溪，然後小溪才肯給我一點水。我把水拿去給田地，然後田地才肯給我一點草。我把草拿去給母牛，然後母牛才肯給我一點牛奶。我把牛奶拿去給老太婆，然後她才肯把我的尾巴還給我。我再把尾巴裝在原來的位置上，然後我才能夠回到我的兄弟那兒去呀；要不然牠們會笑我，並且說「你的尾巴怎麼了啦」的。』

小販回答道：

「給我弄一隻雞蛋來吧！」

狐狸跑到母雞那兒去懇求她：

「母雞呀！我親愛的母雞呀！給我一隻蛋吧！我要把蛋拿去給小販，然後小販才肯給我一粒美麗的念珠。我把這美麗的念珠拿去給小姑娘，然後她才肯給我她的水壺。我把水壺拿去給小溪，然後小溪才肯給我一點水。我把水拿去給田地，然後田地才肯給我一點草。我把草拿去給母牛，然後母牛才肯給我一點牛奶。我把牛奶拿去給老太婆，然後她才肯把我的尾巴還給我。我再把尾巴裝在原來的位置上，然後我才能夠回到我的兄弟那兒去呀；要不然他們會笑我、並且說「你的尾巴怎麼了啦」的。」

母雞說：

「給我去弄些穀子來吧！」

狐狸跑到打穀人那兒懇求他：

「打穀人呀，我親愛的打穀人呀，給我一點兒穀子吧！我要把穀子拿去給母雞，後然她才肯給我一隻蛋。我把雞蛋拿去給小販，然後他才肯給我一粒美麗的念珠。我把美麗的念珠拿去給小姑娘，然後她才肯給我她的水甕。我把水甕拿去給小溪，然後小溪才肯給我一點水。我把水拿去給田地，然後田地才肯給我一點草。我把草拿去給母牛，然後母牛才肯給我一點牛奶。我把牛奶拿去給老太婆，然後她才肯把我的尾巴還給我。我再把尾巴裝到原來的位置上去，然後我才能夠回到我的兄弟那兒去呀；要不然的話，牠們會笑我，並且說「你的尾巴怎麼了啦」的。」

打穀的人可憐狐狸，就給了他一把穀子。

這樣一來，狐狸把穀子拿去給母雞，母雞給了他一隻雞蛋。狐狸把雞蛋拿去給小販，小販給了他一粒美麗的念珠。狐狸把這美麗的念珠拿去給小姑娘，小姑娘給了她她的水甕。狐狸把她的水甕拿去給小溪，小溪給了他一點水。狐狸把這點兒水拿去給田地，田地給了他一點草。狐狸把這點草拿去給母牛，母牛給了他一點牛奶。狐狸把這牛奶拿去給老太婆，老太婆把牠的尾巴還給了他。

於是狐狸把尾巴裝在它原來的位置上，回到牠的兄弟那兒去了，牠們誰也沒有笑牠。